

列傳

1004
109
121

趙普 弟安易

吳廷祚 子元輔元載元康

李崇矩 子繼昌

王仁贍

楚昭輔

李處耘 子繼隆繼和

曹彬 子琛璋琮

潘美 李起子濟附

張美

郭守文

尹崇珂

劉廷讓

袁繼忠

崔彥進

張廷翰

皇甫繼明

張瓊

曹翰

楊信 弟嗣贊

党進

李漢瓊

劉遇

李懷忠

米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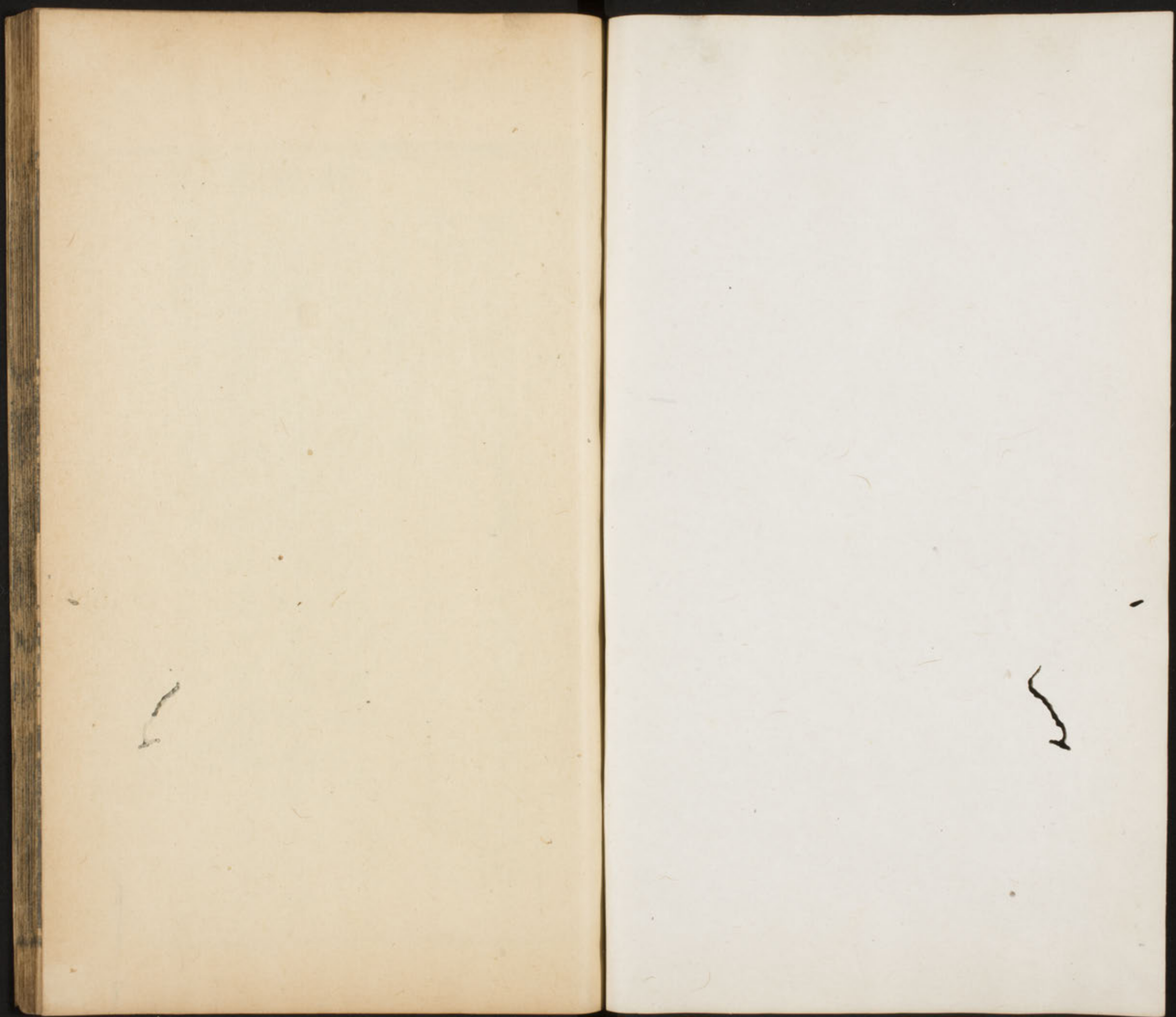
田重進

劉廷翰

崔翰

明監本宋史

卷六十五



列傳卷第二十五

宋史二百五十六

開禧儀同三司 柱國 歸軍國 兼 司書 右丞相 兼 修國史 領 經筵 講官 都 總 裁 戶 院 院 等 奉 勅 修

趙普 弟安易

趙普字則平 幽州薊人 後唐幽帥趙德鈞連年用兵 民力疲弊 普父繩舉徙徙常山 又徙河南洛陽 普沈 厚寡言 鎮陽豪族魏氏以女妻之 周顯德初 永興軍 節度劉詞辟為從事 詞卒 遺表薦普於朝 世宗用兵 淮上 太祖拔滁州卒 相范質奏普為軍事 剽宣宣祖 卧疾 滁州普朝夕奉藥 餽宣祖 由是待以宗分 太祖



三十八十五
嘗與語奇之時獲盜百餘當棄市普疑有無辜者啓
太祖訊鞠之獲全活者衆淮南平調補渭州軍事判
官太祖領同州節度砮為推官移鎮宋州表為掌書
記太祖北征至陳橋被酒卧帳中衆軍推戴普與太
宗排闥入告太祖欠伸徐起而衆軍擐甲露刃誼接
麾下及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
士車駕征李筠命普與呂餘慶留京師普願扈從太
祖笑曰若勝胃介乎從平上黨遷兵部侍郎樞密副
使賜第一區寔隆三年拜樞密使檢校太保乾德二
年范質等三相同日罷以普為門下侍郎平章事集

賢殿大學士中書無宰相署敕普以為言上曰卿但
進救朕為卿署之可乎普曰此有司職爾非帝王事
也令翰林學士講求故事實儀曰今皇第尹開封同
平章事即宰相任也令署以賜普既拜相上視如左
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是日普兼監修國史令薛
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不宣制班在宰相後
不知印不預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先是宰
相無敕皆用內制普相止用敕非舊典也太祖數微
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雲向夜
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雲中普

禮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柵地
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
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
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
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五年春加右僕射昭
文館大學士俄丁內艱詔起復視事遂勸帝遣使分
詣諸道徵丁壯籍名送京師以備守衛諸州置通判
使主錢穀由是兵甲精銳府庫充實開寶二年冬普
嘗病車駕幸中書三年春又幸其第撫問之賜賚加
等六年帝又幸其第時錢王德遣使致書於普及海

物十瓶置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
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
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嘆曰受之無
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普為政頗專廷臣多
忌之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嘗遣親吏詣市屋材
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
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玘廉得之以聞太祖大怒促令
追班將下制逐普賴王溥奏解之故事宰相樞密使
每候對長春殿同止廬中上聞普子承宗娶樞密使
李崇矩女即令分異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

以廣其居又營邸店規利盧多遜為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其短會雷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賕毆法及劉偉偽作攝牒得官王洞嘗納賂可度趙孚授西川官稱疾不上皆普庇之太祖怒下御史府按問悉抵罪以有鄰為秘書省正字普恩益替始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為河陽三城節度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太平興國初入朝改太子少保遷太子太保頗為盧多遜所毀奉朝請數年辭辭不得志會柴禹錫趙鎔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召問普言願備樞

軸以察姦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託之事辭甚切至太宗感悟召見慰諭俄拜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先是秦王廷美班在宰相上至是以普勲舊再登元輔表乞居其下從之及涪陵事敗多遜南遷皆普之力也八年出為武勝軍節度檢校太尉兼侍中帝作詩以餞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塋泉下帝為之動容翌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容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什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

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
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全
雍熙三年春大軍出討幽薊久未班師普手疏諫曰
伏觀今春出師將以收復關外屢聞克捷深快輿情
然悔朔屢更荐臻炎夏飛輓日繁戰鬪未息老師費
財誠無益也伏念陛下自翦平太原懷徠閩浙混一
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廣濟遠人不服自古
聖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竊慮邪諂之輩蒙蔽睿聰
致興無名之師深蹈不測之地臣載披典籍頗識前
言竊見漢武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

元崇獻明皇十事忠

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

暇一賜觀覽其失未

雖悔可追臣竊念大發驍雄

動搖百萬之衆所得者少所喪者多又聞戰者危事

難保其必勝兵者凶器深戒於不虞所繫甚大不可

不思乎又聞上古聖心無固必事不凝滯理貴變

通前書有兵久生變言深為可慮苟或更圖稽緩

轉失機宜旬朔之間臨滋秋序鴻庭早涼弓勁馬肥

我軍久困切慮此際或誤指蹤臣方冒寵以守藩曷

敢與言而沮衆蓋臣已日薄西山餘光無幾酬恩報

國正在斯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敵臣復有全策

願達聖聰望陛下精講御體保養聖躬挈彼疲氓轉
之富庶將見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土歸仁殊方異
俗相率嚮化契丹獨將焉往陛下計不出此乃信邪
諂之徒謂契丹主少事多所以用武以申陛下之意
陛下樂禍求功以爲萬全臣竊以爲不可伏願陛下
審其虛實究其妄謬正身臣誤國之罪罷將士伐燕
之師非特多難與王師亦從諫則聖也古之人尚聞
尸諫老臣不死豈敢面諛爲安身之計而不言哉帝
賜手詔曰朕昨者與師選將止令曹彬米信等頓於
雄霸裏糧軍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間山後平安潘

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然後控扼險固伺
復舊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將帥等不遵成筭各騁所
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聞速取其郡縣更還師以援
輜重往復勞弊爲遠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况朕踵
百王之末粗致承平蓋念彼民陷於邊患將救焚而
拯溺匪贖武以佳兵卿當悉之也疆場之事已爲之
備卿勿爲憂卿社稷元臣忠言苦口三復來奏嘉愧
實深普表謝曰昨以天兵久駐塞外未克恢復漸及
炎蒸事危勢迫輒陳狂狷甘俟憲章陛下特鑑衷誠
親紆宸翰察諭聖謀臣竊審命師討罪信爲上策將

帥能遵成筭必可平定惟其不副天心由茲敗事今
既邊鄙有備更復何虞况陛下登極十年坐隆大業
無一物之失所見萬國之咸寧所宜端拱穆清齎神
和志自可遠繼九皇商觀五帝豈必窮邊極武與契
丹較勝負哉臣素虧壯志矧在衰齡雖無功伐願竭
忠純觀者咸嘉其忠四
公改封許國公會詔下親耕籍田普表求入覲辭甚
懇切上惻然謂宰相曰普開國元臣朕所尊禮宜從
其請既至慰撫數四普嗚咽流涕陳王元信上言曰
臣伏見唐太宗有魏玄成房玄齡杜如晦明皇有姚

崇宋璟魏知古皆任以輔弼委之心膂財成帝道康
濟九區宗祀延洪史策昭煥良由登用得其人也今
陛下君臨萬方焦勞庶政宵衣旰食以民為心歷考
前王誠無所讓而輔相之重未借曩賢况為邦在於
任人任人在乎公正公正之道莫先於賞罰斯為政
之大柄也苟賞罰不當淑慝莫分朝廷紀綱漸致隳
紊必涓公正之人典掌衡軸直躬敢言以辨得失然
後羣倫式序庶務用康伏見山南東道節度使趙普
開國元老參謀締構厚重有識不妄希求恩顧以全
祿位不私徇人情以邀名望此真聖朝之良臣也竊

聞儉巧之輩朋黨比周衆口嗷嗷惡直醜正恨不斥
逐邀徼以快其心何者蓋慮陛下之再用普也然公
謹之人咸願陛下復委以政啓沃君心羽翼聖化國
有大事使之諫之朝有宥綱使之舉之四目未察使
之明之四聰未至使之達之官人以材則無竊祿致
君以道則無苟容賢愚洞分玉石殊致當使結朋黨
以馳騫聲勢者氣索縱巧佞以援引儕類者道消此
寔廢滯得以進名儒懿行得以顯大政何患乎不舉
生民何患乎不康匪踰期月之間可臻清靜之治臣
知慮庸淺發言魯直伏望陛下旁采群議俯察物情

苟用不失心以邦國大幸籍田禮畢太宗欲相呂蒙正
以其新進藉普舊德為之表率用拜太保兼侍中帝
謂之曰卿國之勳舊朕所矧尚古人耻其君不及堯
舜卿其念哉普頓首謝時樞密副使趙昌言與胡旦
陳象輿董儼等顯等善會且令翟馬周上封事排毀
時政普深嫉之奏流馬周等昌言等鄭州團練使侯
莫陳利用驕肆僭侈大為不法普廉得之盡以條奏
利用坐流商州普固請誅之其嫉惡疆直皆此類李
繼遷之擾邊普建議以趙保忠復領夏臺故地因令
圖之保忠反出繼遷同謀為邊患時論歸咎於普頗

為同列所窺不得專決舊制宰相以未時歸第是歲
大熱特許普夏中至午時歸私第明年免朝謁止日
赴中書視事有人政則召對冬被疾請告車駕屢幸
其第省之賜予加等普遂備狀為三上表求致仕上
勉從之以普為西京留守河南尹依前守太保無中
書令普三表懇讓賜手詔曰開國舊勳惟卿一人不
同他等無至固讓俟首塗有日當就策與卿為別普
捧詔涕泣因力疾請對賜坐移晷頗言及國家事上
嘉納之普將發車駕辛其第溥化三年春以老衰久
病令留守通判劉昌言奉表求致政中使馳傳撫問

凡三上表乞骸骨拜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奉料令
養疾俟損日赴闕仍遣其弟宗正少卿安易齋詔書
賜之又特遣使賜普詔曰卿頃屬微疴懇求致政朕
以居守之重慮煩耆耄維師之命用表尊賢佇聞有
瘳與朕相見今賜羊酒如別錄卿宜愛精神近醫藥
強飲食以副朕眷遇之意七月卒年七十一卒之先
一歲普生日上遣其子承宗齋器幣鞍馬就賜之承
宗復命未幾卒次歲普已罷中書令故事無生辰之
賜特遣普姪婿左正言直昭文館張秉賜之禮物普
聞之因追悼承宗秉未至而普疾篤先是普遣親吏

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為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寬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上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事先帝與朕故舊能斷大事嚮與朕嘗有不足衆所知也朕君臨以來每優禮之普亦傾竭自效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朕甚惜之因出涕左右感動廢朝五日為出次發哀贈尚書令追封真定王賜謚忠獻上撰神道碑銘親八分書以賜之遣右諫議大夫范杲攝鴻臚卿護喪事賻絹布各五百匹米麪各五百石塋土日有司設鹵簿鼓吹如式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

為尼太宗再三諭之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大師初太祖側微普從之游既有天下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太祖豁達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言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普性深沈有岸谷雖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為己任宋初在相位者多齷齪猶默普剛毅果斷未有其比嘗奏薦某人為某官太祖不用普

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
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
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當
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
固不為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
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
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
於宮門久之不去竟得前允太宗入弭德超之讒疑
曹彬不軌屬普再相為彬辨雪保證事狀明白太宗
嘆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即日胤遜德超遇彬如

舊祖吉守郡為姦利事覺下

獄案劾奏書曰未具郊禮

將近太宗疾其貪黑遣中使

諭旨執政曰郊赦可特

勿貸祖吉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

肆類對越天地告于神明奈何以吉而墮陛下赦令

哉太宗善其言乃止真宗咸平初追封韓王二年詔

曰故太師贈尚書令追封韓王趙普識冠人彛才高

王佐翊載興運光啓鴻圖雖呂望肆伐之動蕭何指

蹤之効殆無以過也自輔弼兩朝周旋三紀茂嚴節

之碩望分屏翰之劇權正直不回始終無玷謀猷可

復風烈如生宜預享於大丞永同休於宗祐茲為茂

典以答舊勳其以普配鄉食太祖廟庭普子承宗羽林
大將軍知潭鄂二州皆有聲承煦成州團練使弟固
安易固至都官郎中

安易字季和建隆初攝府州錄事參軍節憲使折德
辰言其清幹遂命即真再遷河南府推官會普居相
位十年不赴調太平興國中歷華邢二鎮掌書記部
芻糧至太原城下拜監察御史知興元府轉殿中賜
緋魚袋先是兩川民輸稅者以鐵錢易銅錢安易言
其非便請許納鐵錢詔從之九年起拜宗正少卿知
定州會以曹瑑知州徙安易為通判未幾代歸又表

求外任命知州留不遣命按視北邊事得化中嘗
建議以蜀地山川鐵錢準銅錢數倍小民市易頗為不
便請如劉備時令西川鑄大錢以十當百下都省集
議吏部尚書宋琪等言劉備時蓋患錢少因而改作
今安易之請反患錢多非經久計也而安易論請不
已仍募工鑄大錢百餘進之極其精好俄墜殿階皆
碎蓋鎔鑠盡其精液矣太宗不之誥猶嘉其用心賜
以金紫且遣其典鑄既而大有虧耗歲中裁得三千
餘緡眾議喧然遂罷之事具食貨志歷知襄廬二州
就遷宗正卿歸朝復領卿職時屬籍未備奏請

咸平初乃命梁周翰與安易同修安易略涉書傳性
強狠好談世務而疎闊不可用初太宗嘗問農政安
易請復井田之制又以其家本燕薊多訪以邊事景
德初禮官詳定明德皇太后靈駕發引於京師壬地
權攢依禮埋懸重升祔神主安易上言禮云既虞作
主虞者已塗設吉祭也明未塋則未立虞主及神主
所以周制但鑿木為懸重以主神靈王后七月而葬
則埋懸重掩玄堂凶仗輜輶車龍輻之屬焚於柏城
訖始可立虞主吉仗還京備九祭復埋虞主然後立
神主升廟室自曠古至皇朝上奉祖宗陵廟行此禮

何以今日乃違典章苟且升祔方權攢妄立神主未
太塗輒埋懸重且棺柩未歸園陵則神靈豈入太廟
祭柏城未焚凶仗則凶穢唐突祖宗望約孝章近例
但於壬地權攢未立神主升祔凶儀一切祗奉俟丙
午年靈駕西去園陵東回祔廟如此則免於顛倒不
利國家乃詔有司再加詳定判禮院孫何等上言按
晉書羊太后崩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不作又
按禮王后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
行則天地之祭不廢遂議以園陵年月不使湏至變
禮從宜又緣先準禮文候神主升祔畢方行享祀若

後丙午歲則三年不祭宗廟禮文有闕况明德皇太后德配先朝禮合升祔遷與史館檢討同共參詳以為廟未祔則神靈不至伏恐祭祀難行攢既畢則梓宮在郊可以塋禮比附遂按禮云塋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也既不欲穿壙動土則龍輜攢木題漆象楹上四柱如屋以覆盡塗之所合埋重一依近例便可升祔神主安易妄言以凶仗為凶穢目群官為顛倒指梓宮為棺柩令百司分析園陵澆瀆聖聰誣罔臣下安易又云昔日觀群官盡公奉二帝諸后並先山後後祔廟今日觀群官顛倒奉明德皇太后獨先祔

廟後園陵者今詳當時先山陵後祔廟正為年月便順別無陰陽拘忌今則年月未便理合從宜未埋重則禮文不備未升祔則廟祭猶闕須從變禮以合聖情兼明德皇太后將赴權攢而安易所稱柏城未焚凶仗則凶穢唐突祖宗按檀弓去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鄭玄注云謂遷柩於廟又云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商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塋今亦遙辭宗廟而後行豈可以禮經所出目為顛倒言凶具儀謂之唐突哉又云孝章皇后至道元年崩亦緣有所嫌避未赴園陵出京權攢之時不立

神主入廟直至至道三年西去園陵禮畢然後奉虞
主還京易神主祔廟以合典禮今詳當時文籍緣孝
章為太宗嫂氏上僊之時止輟五日視朝百官不曾
成服與今不同從初亦無詔命令住廟享今明德皇
太后母儀天下主上孝極曾頰况上僊之初即有遺
命權停享祀今按禮文固合如此安易荒唐庸昧妄
有援引以大功之親比三年之制欺罔君上乃至於
斯况安易以訐直自負所詆者無非良善以清要自
高所尚者無非鄙俗名宦之志老而益堅詩書之文
情而不習本院所議並明稱典故旁考詩直雖曰從

權粗亦稽古請依元議施行從之安易又屢言陵廟
事詞多鄙俚晚歲進趨不已時論嗤之二年卒年七
十六贈工部尚書錄其子承慶為國子博士孫從政
為太常寺奉禮郎

論曰自古創業之君其居潛舊臣定策佐命樹事建
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嘗乏也求其始終一心休戚
同體貴為國卿親若家相若宋太祖之於趙普可謂
難矣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
事定之後普以一樞密直學士立於新朝數年范王
魏三人罷相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酬功普不亟於

北院使世宗征劉崇為北面都巡檢使歸還權判澧
州歸關加右監門衛大將軍俄遷宣徽南院使判河
南府知西京留守事汴河決命廷祚督丁壯數萬塞
之因增築堤防自京城至臨淮數旬訖二世宗北征
確東京留守是夏河決鄭州原武縣命廷祚發近縣
丁壯一萬餘塞之師還以廷祚為左驍衛上將軍兼
校太傅充樞密使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宋初加同
中書門下一品以其父名璋故避之會李筠叛廷祚
白太祖曰潞城岳險且阻太行賊據之未易破也筠
素勇而輕若速擊之必難上當燕來邀我戰猶獸亡其

藪魚脫於淵因可擒矣太祖遂親征以廷祚留守東
京無判開封府筠果領兵來戰澤州南其衆敗走及
討李重進又為東京留守建隆三年夏帝謂之曰卿
掌樞務有年于茲與卿秦州以均勞逸明日制出恐
卿以離朕左右為憂故先告卿即以為權武軍節度
先是秦州文陽鎮西北接大藪多材植古伏羌縣之
地高防知州日建議就置棗造務調軍卒分營取其
材以給京師西夏酋長尚波于率衆爭奪願傷役卒
防捕繫其黨以狀聞上令廷祚代防賞詔赦尚波于
等夏人感悅是年秋以伏羌地來獻乾德二年來朝

三百九十八个
改鎮京兆開寶四年長春爲京朝儀遇疾車駕臨問
命藥艾灸其腹遣中使王繼恩監視之未幾卒年五
十四贈侍中官給葬事起祔諡厚寡言性至孝居母
喪絕水漿累日好學聚書萬餘卷治家嚴肅元宗奉
釋氏子元輔元載元範元慶元吉元慶元範元慶仕
皆至禮賓副使元言閣門祇候元言子昭允太子中
舍元慶子守仁內教習班
元輔字正臣頗好學善筆札周廣順中以父任補供
奉官世宗嗣位遷洛苑使宋初授左驍衛將軍澶州
巡檢累官至定州鎮守卒年四十八子昭德昭遜昭

普並閣門祇候

元載建隆初授太子右春坊通事舍人賜緋魚袋廷
祚出鎮秦雍並補衙門都校廷祚卒授供奉官太平
興國三年加閣門祇候與太祝毋賓古使契丹九年
擢爲西上閣門副使出知陝州雍熙三年徙知秦州
州民李益者爲長道縣酒務官家饒於財僮奴數千
指恣橫持郡吏短長長吏而下皆畏之民負息錢者
數百家郡爲督理如公家租調獨推官馮伉不從益
遣奴數輩伺伉按行市中拽之下馬因毀辱之先是
益厚賂朝中權貴爲庇護故累年不敗及伉屢表其

事又爲邸吏所匿不得達後因市馬譯者附表以聞
譯因入見上其表帝大怒詔元載逮捕之詔書未至
京師權貴已報益益懼亡命元載以聞帝愈怒詔州
郡物色急捕之獲於河中府民郝氏家鞫于御史府
具得其狀斬之盡沒其家益子仕衡先舉進士任光
祿寺丞詔除籍終身不齒益之伏法民皆飯僧相慶
端拱初遷西上閣門使淳化二年加領富州刺史俄
徙知成都府蜀俗奢侈好遊蕩民無贏餘悉市酒肉
爲聲技樂元載禁止之吏民細罪又不少貸人多怨
咎及王小波亂元載不能捕滅受代歸闕而成都不

守時李仕衡通判華州常銜元載因事殺其父伺元
載至闕遣人閱行裝收其關市之稅元載拒之仕衡
抗章疏其罪坐責郢州團練副使移單州以疾授左
衛將軍致政卒年五十三子昭明爲內殿崇班昭矩
太子中舍

元宸字君華太平興國八年選尚太宗第四女蔡國
公主授左衛將軍駙馬都尉明年正月領愛州刺史
是冬領本州團練使雍熙三年有事北邊元宸表求
試劇郡命知鄆州逾年召入尋知河陽還朝改鄆州
觀察使特詔朝會序班次節度使奉祿賜予悉增之

再知河陽淳化元年以主疾召還主薨復遣之任五
年秋霖河溢奔注溝洫城壘將壞元稹躬涉泥滓督
工楠塞民多構木樹抄以避水元稹命濟以舟楫設
餅餌以食時澶陝悉罹水災元稹所部賴以獲安真
宗即位換安州觀察使俄知澶州咸平三年轉運使
劉錫上其治狀詔書嘉獎遷寧國軍留後知定州時
王超王繼忠領兵踰唐河與遼人戰元稹度其必敗
乃急發州兵護河橋既而超輩果敗遼人乘之至橋
見陣兵甚盛遂引去考滿吏民詣闕貢馬䟽其善政
十事願借留樹碑表其德政詔褒之屬蜀歲旱吏白召

巫以土龍請雨元稹曰巫本妖民龍止獸也安能格
天惟精誠可以動天乃集道人設壇潔齋三日百拜
祈禱雨沾洽景德三年代歸拜武勝軍節度三年
以陵域積水議堙掘溝澗命為脩諸陵都部署以內
侍副都知開承翰副之出知潞州初并代澤潞皆分
轄戍卒後并於太原至是以元稹臨鎮遂分領澤潞
晉絳磁隰威勝七州軍戎事委元稹專總之東封表
求亳從命祀青帝禮畢加檢校太傅知徐州大中祥
符四年以祀汾陰恩改頓山南東道五月制書下元
稹後疾卒年五十贈中書令謚忠惠子承進秩者五

四日令八十一
人五年堯元哀時上元欲觀燈帝為移次夕元哀性
謹讓在藩鎮有憂民心符賓佐以信言請春飲左氏
聲色狗馬一不介言所得祿賜即給親族孤貧者將
赴徐州請對言臣族屬至多其堪德仕者皆為表薦
餘皆均奉贍之公主有乳媪得入參官禁元哀慮其
去後妾有請託白上正之真宗深所嘉嘆於帝塔中
獨稱其賢及歿甚悼惜之且以元哀得疾本州不以
聞詔劾其官屬子守禮至六宅使澄州刺史以帝甥
特贈和州防禦使守嚴至內殿崇班天禧中錄守嚴
子承嗣承緒並為殿直守良為內殿崇班守讓閣門

祇候

李崇矩字守則潞州上黨人幼孤貧有至行鄉里推
服漢祖起晉陽次上黨史弘肇時為先鋒都校聞崇
矩名召署親吏乾祐初弘肇總禁兵無京城巡檢多
殘殺軍民左右懼稍稍引去惟崇矩事之益謹及弘
肇被誅獨得免周祖與弘肇素厚善即位訪求弘肇親
舊得崇矩謂之曰我與史公受漢厚恩戮力同心共
將王室為姦邪所稱史公卒罹大禍我亦僅免汝史
氏家故吏也為我求其近屬吾將恤之崇矩上其母
弟福崇矩素主其家盡籍財產以付福周祖嘉之以

崇矩隸世宗帳下顯德初補供奉官從征高平以功
轉供備庫副使改作坊使恭帝嗣位命崇矩告哀於
南康還判四方館事宋初李筠叛命崇矩率龍捷驍
武左右射禁軍數千人屯河陽以所部攻大會砦拔
之斬首五百級改澤潞南面行營前軍都監與石守
信高懷德羅彥瓌同破筠衆於碾子谷及平澤潞遣
崇矩先入城收圖籍視府庫因上言曰上黨臣鄉里
也臣父尚稟卒願護櫬歸京師許之賜予甚厚師還
會判三司張美山鎮拜右監門衛大將軍充三司使
從征李重進還為宣徽北院使仍判三司乾德二年

代趙普拜樞密使五年加檢校太傅時劔南初平禁
軍校呂翰聚衆構亂軍多亡命在其黨中言者請誅
其妻子太祖疑之以語崇矩崇矩曰叛亡之徒固當
等戮然案籍合誅者餘萬人太祖曰朕恐有被其驅
率非本心者乃令盍釋之翰衆聞之亦稍稍自歸示
幾翰敗滅開寶初從征太原會班師命崇矩為後發
次常山被病帝遣太醫診視命乘涼車還示師崇矩
叩頭言涼車乃至尊所御是速臣死爾國事得免時
趙普為相崇矩以文妻普子承宗相厚善帝聞之不
悅有鄭伸者客崇矩門下僅十年性險詖無行崇矩

待之漸薄仲衡之因上書告崇矩陰事崇矩不能自
明太祖釋不問出為鎮國軍節度賜仲同進士出身
以為酸棗主簿仍賜器幣襲衣銀帶六年崇矩入為
左衛大將軍太平興國二年夏河防多決詔崇矩乘
傳自陝至滄棣按行河堤是秋出為營口鎮守橫欽
六州都巡檢使未幾移瓊崖僭萬四州都巡檢使廢
下軍士咸憚於行崇矩盡出器皿金帛凡百數百萬
悉分給之衆乃感悅時黎賊擾動崇矩悉括其洞穴
撫慰以已財遺其酋長衆皆懷附代還拜右千牛衛
上將軍雍熙三年命代宋溼判右金吾街仗兼六軍

司事端拱元年奉年六十五贈太尉謚元靖崇矩性
純厚寡言尤重然諾嘗事史弘肇及責見其子孫必
厚禮之振其乏絕在鎮海四五年恬不以炎荒嬰慮
舊涉海者多艤舟以俟便風或旬餘或彌月崇矩往
來皆一日而渡未嘗留滯士卒僮僕隨者皆無恙信
奉釋以飯僧至七十萬造像建寺尤多又喜黃白術
自遠迎其人館於家以師之雖知其詐猶以為神仙
試已終無悔恨子繼昌

繼昌字世長初崇矩與太祖同府厚善每太祖遊長
必遣繼昌奉幣為壽嘗異弱弓輕矢教以射法建隆

三百九十七个
三年蔭補西頭供奉官太祖欲選尚公主崇矩謙讓
不敢當繼昌亦自言不願崇矩亟為繼昌聘婦太祖
聞之頗不悅開寶五年選魏成信為駙馬都尉繼昌
同日遷如京副使崇矩出華州補鎮國軍牙職入為
右班殿直東頭供奉官監大名府商稅歲課增羨會
詔擇廷臣有勞者府以名聞丁外艱服闋授西京作
坊副使淳化中齊饑多盜命為登萊沂密七州都巡
檢使至道二年蜀賊平餘黨頗嘯聚拜西京作坊使
峽路二十五州軍捉賊招安都巡檢使旋段兵馬鈐
轄賊酋喻雷燒者久為民患以金幣遺繼昌繼昌為

納之賊懈不設備因掩殺之進西京左藏庫使咸平
三年王均亂蜀與雷有終上官正石普同受詔進討
砦于城西門賊忽開城偽遁有終等各以所部徑入
繼昌覺亟止之不聽因獨還砦賊果閉關發伏悉陷
之有終等僅以身免繼昌按堵如故所部諸校聞城
中戰聲泣請引去繼昌曰吾位最下當俟主帥命是
夕有終馳報至徙繼昌屯馬橋門三月破彌牟砦斬
首千級大獲器仗進逼魚橋門均脫走繼昌入城嚴
戒部下無擾民者獲婦女童幼置空寺中俟事平遣
還其家繼昌急領兵追賊至資州聞均梟首乃還以

功領獎州刺史俄知青州入掌軍頭引見司景德二
年將幸澶州遣先赴河上給諸軍鎧甲遼人請和欲
近臣充使乃令繼昌與其使姚東之偕詣遼部俄與
韓杞同至行在及遼人聘至又命至境首接伴尋擢
爲西上閤門使三年又副任中正使契丹是冬將朝
陵寢以汝州近洛衛兵所駐命知州事兼兵馬鈐轄
駕還召歸出知延州兼鄜延路鈐轄大中祥符元年
進秩東上閤門使俄以目疾求歸京師入對勞問再
三遣尚醫診視假滿仍給以奉少愈令樞密院傳旨
將真拜刺史復任延安繼昌以疾表求休致未幾改

右驍衛大將軍領郡如故祀汾陰留爲京師新城巡
檢鈐轄改左神武軍大將軍權判右金吾衛仗其子
遵勗尚萬壽長公主天禧初主誕日邀繼昌過其家
迎拜爲壽帝知之密以襲衣金帶器幣珍果美饌賜
之翌日主入對帝問繼昌疆徼能飲食拜連州刺史
出知涇州表求兩朝御書及謁拜諸陵皆許之二年
冬卒年七十二遣中使護櫬以歸錄其子贊善大夫
文晟爲殿中丞殿直文旦爲侍禁繼昌性謹厚士大
夫樂與之遊爲治尚寬所至民懷之任峽路時與上
宮正聯職正殘忍好殺嘗有縣胥護芻糧地遠後期

正令斬之繼昌徐為解貸焉鄭伸者早死其母貧餓
嘗詣繼昌乞丐家人競前詬逐繼昌召見與白金百
兩時人稱之遵勗初尚主詔升為崇矩子授昭德軍
留後駙馬都尉

王仁贍唐州方城人少儻不事生產委質刺史劉
詞詞遷永興節度署為牙校詞將卒遺表薦仁贍材
可用太祖素知其名請於世宗以隸帳下宋初授武
德使出知秦州改左飛龍使建隆二年遷右領軍衛
將軍充樞密承旨高繼冲請命以仁贍為荆南巡檢
使繼冲入朝命知軍府乾德初遷左千牛衛大將軍

不踰月加內客省使二年春召赴闕擢為樞密副使

七月加左衛大將軍興師討蜀命仁贍為鳳州路行

營前軍都監蜀平坐沒入生口財貨殺降兵致蜀土

擾亂言殺右衛大將軍初劍南之役大將王全斌等

貪財軍政廢弛寇盜充斥太祖知之每使蜀來者令

陳全斌等所入賄賂子女以發官庫分賜珠金等事

盡得其狀及全斌等歸帝而仁贍仁贍歷試諸將過

失欲自解帝曰納李廷芝以文開曹德用取金寶豈

全斌輩邪仁贍不能對廷書勸全斌等罪仁贍以新

功為行釋然而已帝幸

洛以仁贍判留守司三司參
赴行在以仁贍為東京留守
判三司俄命權宣徽北院事
無判如故加檢校太保四立
仍判留守司三司總管表
校太傅五年仁贍應得道臣
間聯巨筏至京師所過國渡
有司悉官市之貨以具且仁
副使范旻戶部判官杜載開
載具伏閣上為帀竹木入官
知開封府事及召沈倫
無大內都部署賀還家
太平興國初拜北院使
親征太原充大內部署
巡檢司公事師還加檢
威里遣人帀竹木秦靡
矯稱制免等既至厚結
贍密奏之帝怒以三司
封府判官杜端屬吏旻
端為秦府親吏高理請

託執事者貶旻為房州司戶載均州司戶端商州司
戶判四方館事程德玄武德使劉知信翰林使杜彥
圭日騎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趙延溥武德副使竇神
興左衛上將軍張永德左領軍衛上將軍祁廷訓駙
馬都尉王承衍石保吉魏咸信並坐販竹木入官責
降罰奉是歲車駕北巡命仁贍為大內部署七年春
以政事與僚屬相矛盾爭辯帝前仁贍辭屈責授右
衛大將軍翌日改唐州防禦使月給奉錢三十萬仁
贍之獲罪也兵部郎中判勾院宋琪及三司判官並
降秩先是仁贍掌計司殆十年恣下吏為奸怙恩寵

無敢發者前年發范旻等事中外益畏其口會屬吏
陳恕等數人率以皦察不畏強禦自任因議本司事
有不協者朝參日恕獨出班持狀奏其事帝詰之仁
瞻屈伏帝怒甚故及於譴而恕等悉獎擢琪與恕等
聯事始合謀同奏至帝前而未琪猶附會仁瞻故亦
左降仁瞻既失權勢因怏怏成疾數日卒年六十六
後帝因言及三司財賦謂宰相趙普等曰王仁瞻領
邦計積年恣吏為姦諸場院官皆隱沒官錢以千萬
計朕悉令罷之命使分掌仁瞻再三言恐虧舊數朕
拒之未踰年舊獲千緡者為一二萬緡萬緡者為六

七萬緡其利數倍用度既足僅遇水旱即可免民租
稅仁瞻心知其非頗亦慙悸朕優容之子昭雍為崇
儀副使

楚昭輔字拱辰宋州宋城人少事華帥劉詞詞卒事
太祖隸麾下以才幹稱甚信任之陳橋師還昭憲太
后在城中太祖憂之遣昭輔問起居昭輔具言士衆
推戴之狀太后乃安宋初為軍器庫使太祖親討澤
潞及征淮揚並以昭輔為京城巡檢建隆四年權知
揚州使江表還命鈞校左藏庫金帛數日而畢條對
稱旨開寶四年帝以其能心計拜左驍衛大將軍權

判三司六年遷樞密副使九年命權宣徽南院事太平興國初拜樞密使三年加檢校太傅從征太原加檢校太尉俄以足疾請告帝親臨問以所居湫隘命有司廣之昭輔慮侵民地固讓不願治帝嘉其意賜白金萬兩令別市第昭輔被疾家居近一歲始以石熙載代之昭輔不求解職上亦不忍罷會郊祀畢罷為駙騎衛上將軍逾年卒年六十九廢朝贈侍中命中使護其喪歸塋鄉里無子錄其兄子吉為供奉官敏為殿直昭輔性勤介人不敢干以私然頗吝畱前後賜予萬計悉聚而畜之嘗引賓客故舊至藏中縱

觀且曰吾無汗馬然乃徒以際會得此吾為國家守爾後當獻于上及罷襁務悉以市善田宅時論鄙之初詞卒昭輔來京師問卜於瞽者劉悟悟為盜封曰沒遇貴人見奇表豐下者即安主也昭輔事之設當貴矣及見太祖狀貌如悟言遂意貴焉咸平三年錄弟之子諱為信職大中祥符八年又錄從孫諱為右班殿直吉至丙發崇班言子隨錄子咸並進士及第隨為太常博士咸老曰員外郎李處耘潞州上黨人父肇仕後唐唐宣宗至檢校司徒從討王都定州契丹來援唐師不利處力戰死之

四百八
晉末處耘尚幼隨兄處言至京師遇張彥澤斬而
入畿上平剽略處耘年猶未冠獨當里門射殺十數
人衆無敢言者會暮夜遂退迨曉復聞又殺數人聞
未解有所親搆兵聞難來赴遂得釋里中賴之漢初
折從阮帥府州召置門下委以軍務從阮後歷鄧滑
陝邠四節度處耘皆從之在新平日折氏甥詣闕訟
告處耘之罪周祖信之黜為宜祿鎮將從阮表雪其
冤詔復隸麾下顯德中從阮遺表稱處耘可用會李
繼勳鎮河陽詔署以右職繼勳初不為禮因會將吏
宴射處耘連四發中的繼勳大奇之令升堂拜母

委郡務俾掌河津處耘白繼勳曰此津往來者懼有
姦焉不可不察也居數月果得契丹謀者索之有與
西川江南蠟書旨即遣處耘部送闕下太祖時領殿前
親軍繼勳罷鎮世宗以處耘隸太祖帳下補都押衙
會太祖出征駐軍陳橋處耘見軍中謀欲推戴處耘
太宗與王彥昇謀召馬仁瑀李漢楚等定議始入白
太祖太祖拒之俄而諸軍大譟入驛門太祖不能却
處耘臨機決事謀無不中太祖嘉之授客省使兼樞
密丞旨右衛將軍從平澤潞遷羽林大將軍宣徽北
院使討李重進為行營兵馬都監賊平以處耘知揚

四百八十八
州大兵之後境內凋弊處耘動於緩撫奏減城中居民屋稅民皆悅服建隆三年詔歸京師老幼渡道滯留累日不得去拜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賜甲第一區朗州軍亂詔慕容延釗率師討之以處耘為都監入辭帝親授方略令會兵漢上先是朝廷遣內酒坊副使盧懷忠使荆南覘勢強弱使還具言可取之狀遂命處耘圖之處耘至襄州先遣閣門使丁德裕假道荆南請具新水給軍荆人辭以民度恐懼願供芻蕘於百里外處耘又遣德裕諭之乃聽命遂令軍士曰入江陵城有不由路及擅入民舍者斬師次荆

門高繼冲遣其叔保寅及軍校梁延嗣奉牛酒犒師且來覘也處耘待之有加諭令翌日先還延嗣大喜令報繼冲以無虞荆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召保寅等宴飲延嗣之帳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延嗣之還遽聞大軍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指繼冲令持延釗遂率親兵先入登北門北繼冲還則兵已分據城中荆人束手聽命即調發江陵卒萬餘人并其師晨夜趨朗州又先遣別將分麾下及江陵兵趨岳州大破賊於三江口獲船七百餘艘斬首四千級又遇賊帥張

四音令八介
從富於澧江擊敗之逐北至敖山岩賊棄此走俘獲甚衆處耘釋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之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州會暮宿岩中遲明延釗大軍繼至黥者先入城言被擒者悉為大軍所啗朗人大懼縱火焚城而潰會朗帥周保權年尚幼為大將江端却匿於江南岩僧寺中處耘遣麾下將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遂入潭州盡得荆湖之地初師至襄州衢肆鬻餅者率減以倍取軍人之直處耘捕得其左者二人送延釗延釗怒不受往復三四處耘遂命斬於市以徇延釗所部少校司馬人於荆州客將王氏

家使酒元恣王氏懇於處耘處耘召義呵責義又譖處耘於延釗至白湖處耘望見軍人入民舍良久舍中人大小求救遣捕之即延釗圍入也乃鞭其背延釗怒斬之由是大不協更相論奏朝議以延釗宿將貫其過調處耘為淄州刺史處耘懼不敢自明任州數年乾德四年卒年四十七廢朝贈宣德軍節度檢校太傅賜地葬於洛陽偏橋村處耘有度量善談當世之務居常以功名為已任荆湖之役處耘以沂臣護軍自以受太祖之遇思有以報故臨事專制不顧群議遂至於貶後太祖頗追念之及開寶中為太宗

納其次女為妃即明德皇后也子繼隆繼和自有傳
繼恂官至洛苑使順州刺史贈左神武大將軍繼恂
子昭遜為供備庫使處疇官至作坊使子繼凝

繼隆字霸圖幼養於伯父處疇及長以父蔭補供奉
官處耘貶淄州繼隆亦除籍會長春節與其母入貢
復舊官時權臣與處耘有宿憾者忌繼隆有才繼隆
因落魄不治產以游獵為娛乾德中蜀選為果閬
監軍年方弱冠母憂其未更事將輔以處耘左右繼
隆曰是行兒自有立豈須此輩願不以為慮處耘慰而
遣之代還夜涉棧道雨滑與馬偕墜絕澗深十餘丈

銜於大樹騎卒馳數十里外取火引綆以出之會征
江南領雄武卒三百戍邵州止給刀盾蠻賊數千陣
長沙南截其道繼隆率衆力戰賊遁去手足俱中毒
矢得良藥而愈部卒死傷者三之一太祖聞其勇敢
而器重之又與石曠率兵襲袁州破桃田岩追賊二
十里入潭宮砦焚其梯衝芻積復從李符督荆湖漕
運給征南諸軍兵人以王師不便水戰多出舟師斷
銷道繼隆厚與閭閻糧悉善達日馳四五百里常令往
來規候一日中途遇虎射殺之嘗獲吳將部送赴闕
至項縣而病斬其首以獻太祖是聖嘉之與吳人戰流

四百八十一
矢中額以所冠冑堅厚得不傷太祖察其才且進念
其父欲拔用之謂曰昇州平可持捷書來當厚賞汝
時內侍使軍中者十數輩皆伺城陷獻捷會有機事
當入奏皆不願行而繼隆獨請赴闕太宗見其來時
城尚未下甚訝之繼隆度金陵破在旦夕因言在途
遇大風晦暝城破之兆也翌日捷奏至太祖召謂曰
如汝所料矣吳將盧絳聚眾萬餘攻滁州縣命繼隆
招來之江南平錄功遷拜它副使從幸西洛改御營
前後巡檢使太平興國二年改六宅使嘗詔與王文
寶李神祐劉承珪同護浚京西河又與梁迥實神寶

治決河向肥碩所乘舟

亦不能濟繼隆易以已舟

已而繼隆舟果覆獲和元

少類他舟以度從征太原

為四面提舉都監與李洪

受領梯衝地道攻城西面

機石過其旁從卒仆死繼

隆督戰無怠討幽州與郭

守文領先鋒破契丹數千

衣及圍范陽又與守文為

先鋒大敗其衆于湖崖河

南後為鎮州都監契丹犯

邊與崔翰諸將禦之初太

示接以陣圖及陣陣有不

便衆以上命不可違繼隆

曰事有應變豈可預定設

獲違詔之罪請獨當也即

從宜而後敗之于徐河四

年遷官范使領益州刺史

復三友並兵與潘美出征

讓與敵戰君子能先約繼... 既而敵圍延壽數日繼隆... 力不敵全軍陷沒義以軍... 今中書問狀既而得程逾... 初制授侍衛馬軍都指揮... 定州都部署初朝議有寇... 日契丹驟至攻瀋城至唐... 師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 之事將帥得專乃與繼忠... 又送芻粟入之虜軍善將... 以着不後殿緩急為接

繼隆所領步騎裁一萬先命千人設伏城北千里而... 與尹繼倫列陣以待敵眾方食繼倫出其不意擊走... 之繼隆追奔過徐河俘獲其眾嘗有詔廢威虜軍繼... 隆言梁門為北面保障不可廢遂城守如故詔為要... 地洹化初上遣使至穴州密諭繼隆若契丹復入寇... 朕當親討繼隆上奏曰自北邊騷擾邊邑多虞陛下... 不知臣不材任以疆事臣敢不講求軍實震耀戎容... 奉揚天聲以遏外侮然臣奉辭之日曾深思東誠以... 蜂蟻之妖必就鯨鯢之戮臣子之分死生以之望不... 議於親巡度靡勞於天步今聆聖誨將決親征且一

人既行百司景從次令驅馳郡縣供饋勞苦極甚於
此徵妖當責將帥臣雖為弱書死為期是歲契丹不
入邊議遂止四年夏召還太宗面獎之改領靜難軍
節度復遣還屯所特夏州趙保忠與繼遷連謀朝廷
患之又綏州牙校高文旺舉城效順河外蕃漢六擾
以繼隆為河西行營都部署尚食使尹繼隆為都監
以討之既而繼遷遁去擒保忠以獻初裨將侯延廣
監軍秦翰議請誅保忠及出兵追之繼隆曰保忠初
上內爾當請於天子今繼遷遁去千里窮磧艱於轉
餉宜養威持重不易輕舉延廣等服其言會密詔廢

夏州壞其城繼隆命秦翰與弟繼和及高繼勳同入
奏以為朔方古鎮賊所窺覷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
并請於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其衝且
為內屬蕃部之障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至道二年
白守宗守涇馬紹忠等送糧靈州為繼遷所邀敗於
洛浦河上聞之怒亟命繼隆為靈環十州都部署是
秋五路討繼遷以繼隆出環州取東關鎮由赤裡苦
并路赴之繼隆以所出道回遠之水請由靈驄路徑
趨賊之巢穴且遣繼和入奏太宗召詰之知其必敗
因遣周瑒齎手詔切責督其進軍亦裡瑒至繼隆以

便宜發兵不俟報與丁罕行十餘日果不見賊而還
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繼隆素剛因慙憤肆殺戮乃奏
轉運使陳終梁鼎宣詣不繼並坐削秩三年春繼遷
以蕃部從順者衆遣其軍主史訛遇率兵屯橐駝口
西北雙推以遏絕之執倉旗蕃官訛遇來告繼隆遣
劉承蘊田敏會訛遇討之斬首數千級獲羊千馬橐駝
萬計先是受詔送軍糧赴靈州必由早海路自冬至
春而芻粟始集繼隆請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衆議
不一繼隆固執論其事太宗許焉遂率師以進壁古
原州令如京使胡守澄城之是為鎮戎軍高宗即位

改領鎮安軍節度檢校太傅踰月召還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解兵柄歸本鎮咸平二年丁內艱起復會
秋潦暴集蔡水壞岸繼隆乘危督士卒補塞自辰訖
午衝波稍息四年加檢校太師王師失利於望都繼
隆累表求詣闕面陳邊事因乞自效俄召還延見詢
訪因言醜類侵擾蓋亦常事願委將帥討伐不煩親
征真宗慰諭之改山南東道節度判許州景德初明
德皇太后不豫詔入省疾九月復許會葬是冬契丹
大入踰魏郡至河上真宗幸澶淵繼隆表求扈從命
為駕前東西排陣使先赴澶州陳師於北城外毀車

宋史及傳卷第廿六 二十三
為營敵數萬騎急攻繼隆與石保吉率眾禦之追奔數里及上至幸北門觀兵召問慰勞見其所部整肅歎賞久之翌日幸營中召從臣飲宴二年春還京加開府儀同三司食邑實封詔始下會疾作上親臨問繼和時為并代鈐轄驛召省視卒年五十六車駕臨哭之慟為制服發哀贈中書令謚忠武以其子昭慶為洛苑使從子昭遜並為內殿崇班又錄其門下二十餘人乾興初詔與李沆王旦同配享真宗廟庭繼隆出貴胄善騎射曉音律感慨自樹深沉有城府嚴於御下好讀春秋左氏傳喜名譽賓禮儒士在

太宗朝特被親信每征行必委以機要真宗以元舅之親不欲煩以軍旅優游近藩恩禮甚篤然多智用能謙謹保身明德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牋終不入又嘗命諸王詣第俟謁繼隆不設湯茗第假王府從行茶爐烹飲焉昭慶改名昭亮至東上閣門使高州刺史

繼和字周叔少以蔭補供奉官三遷洛苑使淳化後繼隆多在邊任繼和常從行友愛尤至每令入奏機事繼隆罷兵柄手錄唐李勣遺戒授繼和曰吾門不墜者在爾矣初繼隆之請城鎮戎軍也朝廷不果於

行繼和面奏曰平涼舊地山川險阻旁扼夷落為中華襟帶城之為便太宗乃許焉後復不守咸平中繼和又以為言乃命版築以繼和知其軍兼原渭儀都巡檢使城畢加領平州刺史建議募貧民及弓箭手墾田積粟又屢請益兵朝議未許上曰苟緩急部署不為濟師則或至失援矣命繼和兼涇原儀渭鈐轄時繼遷未弭命張齊賢梁顥經略因訪繼和邊事繼和上言鎮戎軍為涇原儀渭北面扞蔽又為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正當田鶻西涼六谷吐蕃咩連賤遇馬臧梁家諸族之路自置軍已來克張邊備方於

至道中所葺今已數倍誠能常用步騎五千守之涇原渭州苟有緩急會于此軍并力戰守則賊必不敢過此軍而緣邊民戶不廢耕織熟戶老幼有所歸宿此軍苟廢則過此新城止皆廢壘有數路來寇若自隴山下南去則由三百堡入儀州制勝關自瓦亭路南去則由彈箏峽入渭州安國鎮自清石嶺東南去則由小盧大盧潘谷入潘原縣若至潘原而西則入渭州東則入涇州若自東石嶺東公主泉南去則由東山砦故彭陽城西並入原州其餘細路不可盡數如以五千步騎令四州各為備禦不相會合則兵勢

分而力不足禦矣故置此城以扼要路即令自靈環慶鄜延石隰麟府等州以外河曲之地皆屬於賊若更攻陷靈州西取回鶻則吐蕃震懼皆為吞噬西北邊民將受驅劫若以可惜之地甘受賊攻便思委棄以為良策是則有盡之地不能供無已之求也臣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民為言則此軍所費上出四川地里非遙輸送甚易又劉琮方興屯田屯田若成積中有備則四州稅物亦不須得况今繼遷強盛有踰襄日從靈州至原渭儀州界次更取鏃子山以西接環州山內及平夏次并黃河以東以南隴山內外交

儀州界及靈州以北河外蕃部約數十萬帳賊來足以鬪敵賊遷未感不敢深入今則靈州北河外鎮戎軍環州並北徹靈武平夏及山外黃河以東族帳悉為繼遷所吞縱有一二十族殘破奔迸事力十無二三自官軍瀚海失利賊愈猖狂群蕃震懼絕無鬪志兼以咸平二年棄鎮戎後繼遷徑來侵掠軍界蕃族南至渭州安國鎮北一二十里西至南市界三百餘里便於蕭關屯聚萬子米連西鼠等三千以脅原渭靈環熟戶常時族帳謀歸賊者甚多賴聖謨深遠不惑群議復置此軍一年以來蕃部咸以安集邊民無

復愁苦以此較之則存廢之說相失萬倍矣又靈州
遠絕居常非有尺布斗粟以供王府今關西老幼疲
若轉餉所以不可棄者誠恐滋大賊勢使繼遷西取
秦成之群蕃北掠回鶻之健馬長驅南牧何以枝梧
昨朝廷訪問臣送芻糧道路臣欲自蕭關至鎮戎城
砦西就胡盧河川運送但恐靈州食盡或至不守清
遠固亦難保青岡白馬曷足禦扞則環州便為極邊
若賊從蕭關武延石門路入鎮戎縱有五七千兵亦
恐不敵即回鶻西涼路亦斷絕伏見咸平三年詔書
緣邊不得出兵生事蕃夷蓋謂賊如猛獸不悌其心

必且不動口愚慮此賊他日愈熾不若聽驍將統旅
屢入其境彼或聚兵自固則勿與鬪妖黨纒散則令
掩擊如此則上師逸而賊兵勞賊心內離然後大舉
及靈州孤島戍守最苦望比他州尤加存恤且守邊
之臣內憂宗屬之窘匱外憂姦邪之憎毀憂家則思
為不庶憂身則思為退迹思不庶則官局不治思退
迹則庶事無心欲其奮不顧身令出惟行不可得已
良由賞未厚思未深也賞厚則人無顧內之憂恩深
則士有效死之志古之帝王皆懸爵賞以拔英俊卒
能成大功大凡君子求名小人徇利臣為兒童時嘗

閩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守關南齊州屬州城錢七八萬貫悉以給與非次賞賚動及千萬漢超猶私販權場規免商筭當時有以此事達于太祖者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漢超居則營生戰則誓死貨產厚則心有所繫必死戰則動有成績故畢太祖之世一方為之安靜今如漢超之材固亦不少苟能用皇祖之遺法選擇英傑使守靈武高官厚賞不吝先與徃日留半奉給其家半奉資其用然後可以責潔無之節保必勝之功也又戍常內制或失權宜漢時渤海盜起龍家遂為太守尚聽便宜從事且渤海漢之

內地盜賊國之饑民况靈武絕塞西鄙疆戎又非渤海之比苟許其專制則無失事機縱有營私冒利民政不舉亦乞不問用將之術異於他官貪勇知愚無不皆錄但使法寬而人有所慕則久居者安心長體竭材盡慮何患靈州之不可守哉又朝廷比禁青鹽其為尤愜或聞議者欲開其禁且塩之不入中土困賊之良策也今若謂糧食自蕃界來雖塩禁不能困賊此鬻盜行賄者之妄談也蕃粟不入賊境而入于邊廬其利甚明况漢地不食青塩熟戶亦不入蕃界博易所禁者非徒糧食也至於兵甲皮韎之物其名

益多以朝廷雄富猶言摘山煮海一年商利不入則
或闕軍湏况蕃戎所賴止在青鹽禁之則彼自困矣
望固守前詔為便五年繼和領兵殺衛埋族於天麻
川自是壠山外諸族皆恐懼內附願於要害處置族
帳若柵以為戍守繼和因請移涇原部署於鎮戎以
壯軍勢又請開道環延為應援真宗以其精心戎事
甚嘉之戎人伺警巡弛備一夕塞長壕越古長城抵
城下繼和與都監史重貴出兵禦之賊據險再突城
隍列陣接戰重貴中重創敗走之大獲甲騎有詔嘉
獎別出良藥纒帛宰酒以賜繼和習武藝好談方略

頗知書所至幹治然性剛忍銜下少恩部兵終日擐
甲常如寇至及較閱之際校罰過當人多怨焉真宗
屢加勗勵且為覆護之嘗上言保捷軍新到屯所多
亡命者請優賜緡錢苟有亡逸即按軍法舊制凡賜
軍中雖緣奏請者亦以特旨給之上以繼和峻酷欲
軍士感其惠特令以所奏將詔書中而加賜之且以
計情定罪自有常制不許其請終以邊防之地慮人
不為用遣張志言代還既即路軍中皆恐其復來六
年又出為并代鈐轄將行請對發領兵去按度邊壘
上曰河東巖險兵甲甚衆賊若入寇但邀其歸路自

四百八十八
可致勝不必率兵而往也景德初北邊入寇徙北平
若車駕駐澶淵繼和受詔與魏能張凝領兵赴薊州
躡敵後契丹請和邊民猶未寧又命副將張凝為緣
邊巡檢安撫使事平復還并代時朝廷每詔書約束
邊事或有當行極斷之語官吏不詳深意即憂大辟
繼和言其事乃詔自今有云重斷極斷處斬決配之
類悉湏裁奏先是繼隆卒繼和耻以遺棄得官久之
遷兩上閣門使永興擢殿前都虞候領端州防禦使
大中祥符元年卒年四十六贈鎮國軍節度使諸王
率宗室素服赴弔二子早卒帝以其族盛大諱其官

幼令三班選使臣為主家事弟繼恂至洛苑使順州
刺史贈左神武大將軍子昭遜為供備庫使

論曰夫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感慨發憤效忠駿
奔屠備要任出握重兵如是而今名克終斯固可憐
也具廷祚策李筠之破如目觀其事誠有將略李崇
矩秉純厚之德感史弘肇之恩保其叛亡之孽然交
鄭伸不知其傾險坐譴炎海固無先見之明矣其子
繼昌忘父仇以伸母之貧雖非中道亦人所難王
仁贍征蜀殺降附之卒肆貪矯之行爵爵而斃自貽
伊戚尚何尤乎楚昭輔當陳橋推戴太祖遣之入安

三百令只
母后亦必可託以事者及為三司善於心計人不可
干以私然終以許直取寡信之名何毀屢訟於創業
之始功參締構克荆山靖衡湘勢如拉枯而忘昧在
和勲業弗究良可惜也幸聯戚曉之貴秉旌繼世抑
造物之報嗇此而豐彼歟

列傳卷第十六

列傳卷第十七

宋史二百五十八

開儀言在國醫事則書京相醫事領經事都總裁臣脫脫等
秘修

曹彬子瑛瑋琳

潘美李超附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父共成德軍節度都知兵
馬使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雜於席觀其所
取彬左手持丁戈右手持俎豆斯頃取一印他無所
視入皆異之及長氣質渾厚漢乾祐中為成德軍牙
將節帥武行德見其端懿指謂左右曰此遠大器非
常流也周太祖貴也裴氏彬從母也周祖受禪召彬

歸京師隸世宗帳下從鎮澶淵補供奉官擢河中都
蓋蒲帥王仁錫以彬帝戚尤加禮遇彬執禮益恭公
府譚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錫謂從軍曰老夫自
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於嚴始覺已之散率也顯德
三年改潼關監軍遷西上閭門使五年使吳越致命
訖即還私覲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進遺之
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既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遂
受而籍之以歸悉上送官世宗強還之彬始拜賜悉
以分遺親舊而不留一錢出為晉州兵馬都監一日
與主帥暨賓從還坐於野會鄰道守將走伶馳書來

詣使者素不識彬潛問之曰孰為曹監軍有指彬以
示之使人以為給已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而衣弋綵
袍坐素胡床者乎審視之方信遷引進使初太祖與
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群居讌會亦所
罕預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自平陽歸召謂曰我曷
昔常欲親汝汝何敢疎我彬頓首謝曰臣為局室近
親復忝內職請奉守位猶恐獲福安敢妄有交結遷
客省使與王全斌郭進領騎攻文河東平樂縣降其
將王超侯霸等千八百人俘獲千餘人既而賊將
攻進寇兵來援三戰皆敗之遂建平縣為平晉軍訖

德初改左神武將軍時初克遼代河東召募男兵六萬騎來攻平晉彬與李繼勳等大敗之於城下俄兼樞密承旨二年冬伐蜀詔以劉光毅為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彬為都監疾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仍服上聞降詔褒之兩川平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構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中謂彬清介廉謹授宣

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有茂功又不矜

伐設有微累仁贍等豈惜言哉以懲勸國之常與可無

讓六年遣李繼勳克進率師征太原命為前軍都監

戰洞涸河斬一千餘級俘獲甚衆開寶二年議親征

太原復命為前軍都監率兵先往次團福谷降賊將

陳廷山又戰城南薄于濠橋奪馬千餘及太祖至則

已分若四面而自主其兵六年進檢校太傅七年將

伐江南九月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荆南發

戰艦潘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以彬為果州西南路

行營馬步軍戰擢都部署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
峽口峇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
十一月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十二月大虜其軍於
白鷺洲八年正月又破其軍於新林港二月師進次
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陳於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
計及浮梁成吳人出兵乘禦破之於白鷺洲自三月
至八月連破之進克潤州金陵受圍至是凡三時吳
人樵采路絕頻經敗血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
詣闕乞緩師上不之省先是天軍列三峒美居守北
偏圖其形勢東上太祖指北峒謂使者曰吳人必夜

出兵來寇爾亟去令曹彬速成深溝以自固無墮其
計中既成吳兵果夜來襲美率所部依新溝拒之吳
人大敗奏至上笑曰果如此長圍中彬每緩師冀煜
歸服十一月彬又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
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
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
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
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煜與
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
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

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懷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决煜之君臣卒賴保全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謂曰本使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既聞此語美竊視彬微笑上覺遽詰所以美不敢隱遂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

不過多得錢爾未幾拜樞密使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歲暑雨軍工多疾因是中止太宗曰今吾欲北征卿以爲何如彬曰以國家兵甲積錢帛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爲而不可太宗意遂決太平興國三年進檢校太師從征太原加兼侍中八年爲弼德老所誣罷爲太平軍節度使旬餘上悟其譖進封魯國公待之愈厚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

四百八十八
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
于固安破涿州攻人未獲大破之于城南四月又與
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斬首二百級五月戰于岐溝關
諸軍敗績退屯易州臨易水而營上聞亟令分屯邊
城追諸將歸闕先是賀令圖等言契丹主少
母后專政罷侍用事請乘其易以取幽薊遂遣彬與
崔彥進米信自雄州曰重進趣飛狐潘美出鴈門約
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趣雲應鄉等
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
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

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
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
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推州以
援餉餽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
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
米信軍會彬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侯美等盡略山
後地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
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
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舉糧舟往攻涿州契丹大
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日盡彬退軍無復行

伍遂為所躡而敗遂等三詔斃於尚書省令翰林學士曹黃由等雜治之彬等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驍衛上將軍去進右武衛上將軍信右屯衛上將軍餘以決黜四年起彬為侍中武寧軍節度使淳化五年徙平盧軍節度真宗即位復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數月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起駕臨問手為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為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瑛不如瑋六月薨年六十九上臨哭之慟對輔臣語及彬必流涕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

惠且贈其妻高氏韓國夫人官其親族門客親校十餘人八月詔彬與趙普配鄉食太祖廟庭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太初從客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之唯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兼謹可任為帥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始必以婦為不利而朝夕苦罵是使不能自存

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此征之失律也趙昌
言表諸行軍法及口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
在省府為請於上乃許朝謁子琛瑒瑛玘玘琮瑒
娶秦王女興平郡主至昭宣使玘左藏廬副使玘尚
書虞部員外郎玘東上閤門使琮西上閤門副使玘
之女即慈聖光獻皇后也云累贈魏王彬韓王玘吳
王謚曰安禧玘之子伯傳伯見外戚傳伯后兄也榮
州刺史謚恭懷

琛字韜光性沉毅善射以蔭補供奉官常從彬征討
得與計議彬以為類已特鍾愛焉遷官苑副使出為
高陽關及鎮魏并代趙五州都監雍熙中命知定州
改尚食使淳化二年領富州刺史徙知代州明年擢
為鎮州行營鈐轄徙綏銀夏麟府等州鈐轄契丹入
寇屢戰有功諸將多欲窮追琛慮有伏力止之至道
初遷四方館使知靈州徙河西鈐轄改引進使范廷
召將兵出塞命琛為之副丁外艱起復為鄜延路副
都部署拜趙州刺史領武州團練使充麟府濁輪副
部署出蕃兵邀繼遷俘馘甚衆入為樞密都承旨改
領亳州團練使契丹入寇命為鎮定高陽關三路行
營都鈐轄領康州防禦使再知定州明年冬拜侍衛

馬軍副都指揮使天德軍節度入為東京舊城都巡檢使連拜彰國保靜武寧忠武等軍節度使在禁衛十餘年未嘗忤旨天禧三年春以足疾授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卒年七十贈中書令諡武懿璵起貴冑以孝謹稱能自奮厲以世其家習知韜畧好讀左氏春秋善撫士卒無著威愛雖輕財不逮其父而仁敬和學亦有父風子儀官至耀州觀察使

瑋字寶臣父彬歷武寧太平軍節度使皆以瑋為牙內都虞候補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沉勇有謀善讀書通春秋三傳於左氏尤深李繼遷叛諸將變出無

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明年十九真宗即位改內殿崇班知渭州取軍嚴明有部賞罰立決犯令者無所貸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彬卒請持喪不允改閣門通事舍人遷西上閣門副使徙知鎮戎軍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撫養無所間以動諸羌由是康奴等族請內附繼遷略西蕃得瑋擊于石門川俘獲甚衆以鎮戎軍移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三城壘以為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厚塞

與賊曉其語而與告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
使先拒賊不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
食均為出兵護作而編其租糧遷死其子德明請命
于朝帝言邊遠擅河南地一十年安不辭甲使中國
有西顧之憂公國危于不即捕賊侵更強盛不可
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會德明送關下復河西為
郡縣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既而西廷家
妙俄熟魏數大族請拔帳自歸諸將猶豫不敢應瑋
曰德明野心不急其期後必颺去即日將其士薄
天都山受降者內從德明不敢拒邊西上關門使為

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分州封泰山進東上關門
使帝以瑋習知河北事迺以為真定路都鈐轄領高
州刺史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至帝以示左右
曰董夷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果在是矣因
敕別繪二圖以一留樞密院一付本道俾諸將得按
圖計事復為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與秦鞏破章
理族于武延川分兵戡叛于平涼於是隴山諸族
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為籠卒城寨守之曰異
時秦渭有警必爭之地也杞汾陰遼四方館使喻
年上表還州事頗專嘗言帝不欲邊軍守臣以密

詔敦諭之改引進使莫州團練使復知秦州兼涇原
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時喃厮囉囉願感立尊位之立
等乃上書亦囉贊普瑛言贊普可汗號也立尊位一言
得之何以處喃厮囉耶且復有求漸不可制適以立
尊為保順軍節度使恩如厮囉皆西羌將舉事必先
定約束號為立文法喃厮囉使其舅賞囉丹與厮敦
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瑛陰結與敦解寶帶示之
厮敦感激求自效問謂瑛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
可斷以獻瑛曰我知賞囉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為我
取賞囉丹首乎厮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

采厮敦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瑛城之表
厮敦為順州刺史初張佶知秦州置四門砦侵奪羌
地羌人多叛去畏得罪不敢出瑛招出之令人馬贖
罪還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綵一端築
弓門治方床獲靜戎三陽定西伏羌永寧小洛門底
遠十砦浚壕三百八十里皆役屬羌宿兵工費不出
民伏羌首領厮雞波李磨論松立文法瑛潛兵滅其
帳其年喃厮囉率衆數萬大入寇瑛迎戰一都谷追
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獲馬牛雜畜鬼仗三萬餘遷
各營使康州防禦使馬波叱騰立柵野只谷瑛選募

神武軍二百人斬柵獲生口孛高甚衆宗哥大首領
甘遵治兵于任奴川瑋遣問殺遵及破魚角蟬所立
文法于吹麻城既而河州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遠
諸城皆納質為熟戶時瑋作壘抵以囉囉投囉囉西
諸要害也先是瑋遣小吏楊知遠護賜物通甘州
可汗王還過宗哥界立遵邀知遠詰曰秦州大入且
以兵入投囉囉來幸為我言願罷兵歲入貢約蕃漢
為一家因使種人黨失畢陵從知進來獻馬白是項
所囉勞感退保積中不出秦人請刻石紀功有詔褒
之天禧三年德明寇柔遠嘗都巡檢楊承言與戰不

利以瑋為華州觀察使鄜延路副都總管環慶秦等
州緣邊巡檢安撫使委乞骨咩大門等族間瑋至歸
附者甚衆拜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
書樞密院事宰相丁謂逐寇禁忌瑋不附已指為準
黨除南院使環慶路都總管安撫使既興初謫左衛
大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為請所忌即
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囊矢簾自隨謂敗復
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徙天雄軍以彰化軍節度觀察
留後知永興軍拜昭武軍節度使知天雄軍以疾守
河陽數月為真定府定州都總管改彰武軍節度使

卒贈待中謚武穆瑋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閑暇及
師出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歛僚吏中
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嘗
稱疾加致艾卧閣內不出會賊至瑋奮起裹創被甲
跨馬賊望見皆趣去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角
厮囉聞瑋名即望瑋所在東嚮合手加額契丹使過
天雄部勸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真宗慎
兵事凡邊事必手詔語難至十數反而瑋守初議卒
無以奪後雖他將論邊事者往往密付瑋處之渭州
有言戍卒叛入夏國者瑋立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

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
羊馬贖罪瑋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
如律自是無敢犯環慶屬羌田多為邊人所市致單
弱不能自存因沒彼中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
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
二頃再更秋獲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
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為一指揮要害處為築
堡使自塹其地為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出錢
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為本族
軍主次為指揮使又其次為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為

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叙進以其習知
羌情與地利不可徙他軍也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
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
以爲法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
以常法人或以爲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
所以令衆吾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
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密外舍瑋欲按邊即同舍邀
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
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瑋為
將不如其父寬然自爲一家嘉祐八年詔配享仁宗

廟庭

琮字寶章兄珣娶秦女王興平郡主琮幼時從主入
禁中太宗置膝上拊其背曰曹氏有功我家此亦佳
兒也及彬領鎮海軍節度使補衙內都指揮使彬卒
時遷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勾當騏驎院群牧估馬
司市馬課有羨再遷西上閣門副使與曹利用連姻
利用貶出爲河陽兵馬都監領內軍器庫遷東上閣
門使榮州刺史仁宗冊琮兄女爲后禮皆琮主辦除
衛州團練使琮因奏曰陛下方以至公屬天下臣既
備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法族人敢因緣請託願

致于理時論稱之出爲環慶路馬步軍總管知邠州
遷秦州防禦使秦鳳路副都總管兼知秦州度羨材
爲倉廩大積穀十渭冀城生羌屢入鈔邊琮懷以恩
信擊牛醢酒犒之多請內屬寶元初南郊召入侍祠
會元昊反拜同州觀察使復知秦州上攻守禦三策
久之兼同管勾涇原路兵馬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
劉平石元孫敗關輔震恐琮請籍民爲義軍以張兵
勢於是料簡鄉弓手數萬人賊寇山外還天都劫儀
秦屬戶琮發騎士設伏以待之賊遂引去琮欲誘吐
蕃倚角圖賊得西川舊置使諭意而沙州鎮王子遣

使奉書曰我本唐甥天子實吾舅也自完項破甘涼
遂與漢隔今願率首領爲朝廷擊賊帝善琮策改陝
西副都總管經畧安撫招討副使拜步軍副都指揮
使與夏竦屯鄜州還爲馬軍副都指揮使以疾卒帝
臨奠后再出臨喪就第成服贈安化軍節度使兼侍
中謚忠恪琮小心謹畏善贊謁御軍整嚴死時家無
餘貲子佺皇城使嘉州防禦使佺子詩尚魯國大長
公主

潘美字仲詢大名人父璘以軍校戍常山美少倜儻
隸府中典謁嘗語其里人王密曰漢代將終兇臣肆

虐四海有改卜之兆大夫夫不以此時立功名取富貴碌碌與萬物共盡可羞也會周世宗為開封府尹美以中涓事世宗及即位補供奉官高平之戰美以功遷西上閣門副使出監陝州軍改引進使世宗將用師隴蜀命護永興屯兵經度西事先是太祖遇美素厚及受禪命美先往見執政諭旨中外陝帥袁彥兇悍信任群小嗜殺黷貨且繕甲兵太祖慮其為變遣美監其軍以圖之美單騎往諭以天命既歸宜修臣職彥遂入朝上喜曰潘美不殺袁彥能令來覲成我志矣李重進叛太祖親征命石守信為招討使美

為行營都監以副之揚州平留為巡檢以任鎮撫以功授泰州團練使時湖南叛將汪端既平人心未寧乃授美潭州防禦使嶺南劉鋹數寇桂陽江華美擊走之溪洞蠻獠自唐以來不時侵畧頗為民患美窮其巢穴多所殺獲餘加慰撫夷落遂定乾德二年又從兵馬都監丁德裕等率兵克郴州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為行營諸軍都部署朗州團練使尹崇珂副之進克富川銀遣將率衆萬餘來援遇戰大破之遂克賀州十月又下昭桂連三州西江諸州以次降美以功移南面都部署進次韶州韶廣之北門也賊衆

十餘萬聚焉美揮兵進乘之韶州遂拔輶獲數萬計
銀窮感四年二月遣其臣王珪詣軍門求通好又遣
其左僕射蕭灌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乞降美因諭
以上意以為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
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
他不得受美即令殿直冉彥袞部送灌等赴闕銀復
遣其弟保興率眾拒戰美即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
距廣州百二十里銀兵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
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曰彼編竹木為柵若攻之以
火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丁

夫數千人入持二炬問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
天大風火勢甚熾銀眾驚擾來犯美揮兵急擊之銀
眾大敗斬數萬計長驅至廣州銀盡焚其府庫遂克
之擒銀送京師露布以聞即日命美與尹崇珂同知
廣州兼市舶使五月拜山南東道節度五年兼嶺南
道轉運使土豪周思瓊聚眾負海為亂美討平之嶺
表遂安八年議征江南九月遣美與劉遇等率兵先
赴江陵十月命美為昇州道行營都監與曹彬偕往
進次秦淮時舟楫未具美下令曰美受詔提驍果數
萬人期於必勝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度乎遂麾

以步大軍隨之吳師大敗及采石磯浮梁成吳人以
戰艦二十餘鳴鼓泝流來趨利美麾兵奮擊奪其戰
艦擒其將鄭賓等七人又破其城南水砦分舟師守
之奏至太祖遣使令亟徙置戰權以防他變美聞詔
即徙軍是夜吳人果來攻若不能克進薄金陵江南
水陸十萬陳於城下美率兵襲擊大敗之李煜危甚
遣徐鉉來乞緩師上不之省仍詔諸將促令歸附煜
遷延未能決夜遣兵數千持炬鼓譟來犯我師美率
精銳以短兵接戰因與大將曹彬率士晨夜攻城百
道俱進金陵平以功拜宣徽北院使秋命副党進攻

太原戰于汾上破之且多擒獲太平興國初改南院
使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四年命將征太原美爲北
路都招討判太原行府事部分諸將進討并州遂平
繼征范陽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師命兼三交都
部署留屯以捍北邊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其
地險阻爲北邊咽喉美潛師襲之遂據有其地因積
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邊以寧美嘗巡撫至代州既
秣馬蓐食俄而遼兵萬騎來寇近塞美誓衆銜枚奮
擊大破之封代國公八年改忠武軍節度進封韓國
公雍熙三年詔美及曹彬崔彥進等北伐美獨拔塞

朔雲應等州詔內徙其民會遼兵奄至戰於陳家谷
口不利驍將楊業死之美坐削秩三等責授檢校太
保明年復檢校太師知真定府未幾改都部署判并
州加同平章事數月卒年六十七贈中書令謚武惠
咸平二年配饗太宗廟庭子惟德至宮苑使惟固西
上閤門使惟正西京作坊使惟清崇儀使惟熙娶秦
王文平州刺史惟熙女即章懷皇后也美后追封鄭
王以章懷故也惟吉美從子累資為天雄軍駐泊都
監雖連戚里能以禮法自飭敷歷中外人咸稱其勤
敏云李超者冀州信都人為禁卒常從潘美軍

刑刀美好乘怒殺人超每言緩之美怒解輒得釋以
是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陰德子濟字德淵中進士累
擢秘書知康州咸平中入為刑部詳覆御史臺推直
官屢上書言事通開封府推官賜緋魚身德初拜虞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從幸澶淵頗上
疏言便宜師還命與陳光遠安撫河北踰年判吏部
銓濟居憲府未再歲帝嘗待之擢樞密直學士宰相
王旦言濟雖有剴劇才然職應清切時望未允真宗
曰朕業已許之矣尋知開封能檢察隱微京師稱之
累遷至右司郎中出知秦州暴疾卒濟與李宗諤同

年四十八十
歲同月後一日生其卒也亦後一日舉以為異
論曰曹彬以器識受知太祖遂膺柄用平居於百
之整猶不忍傷出使吳越籍上私覬恣用施予而不
留一錢則其德或專在而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者
益可信矣潘美素厚太祖信任於得位之初遂受征
伐之託劉錡遣使乞降觀美所喻辭美嚴正得奉辭
伐非之體則其威名之重豈特乎嶺表定江南征太
原鎮北門而後見哉二人皆識武惠皆與配饗兩家
子孫皆能樹立享富貴而光耀卓犖皆稱賢右非偶
然也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為安
良將第一豈無意哉若李處者亦以材幹自結主知
遂歷清顯謂為陰德所致理或然也

列傳卷第十七

列傳卷第十八

宋史二百五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出國書前書右丞相監國史碩經遊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張美

郭守文

尹崇珂

劉廷讓

袁繼忠

崔彥進

張廷翰

皇甫繼明

張瓊

張美字玄珪貝州清河人少善書計初為左藏小吏以彊幹聞三司薦奏特補本庫專知出為澶州糧料使周世宗鎮澶淵每有求取美必曲為供給周祖聞之怒將譴責之而恐傷世宗意徙美為濮州馬步軍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第十八

一

監生虞廷刊

都虞候世宗即位召為樞密承旨時宰相景範判三司被疾世宗命美為右領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世宗征淮南留美為大內部署一日方假寐忽覺心動遽驚起行視宮城中少頃內醜署火起既有備即撲滅之俄真授三司使四年世宗再幸淮上皆為大內都點檢北征又為大內都部署師還為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判三司美彊力有心計周知其利病每有所條奏釐革上多可之常以幹敏稱世宗連歲征討糧餽不乏深委賴焉然以澶淵有所求假頗薄之美亦自愧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傅宋初加檢

校太尉初李筠鎮上黨募亡命多為不法斬屈彊難制美度筠必叛陰積粟於懷孟間後筠果叛太祖親討之大軍十萬出太行經費無闕美有力焉拜定國軍節度縣官市木關中同州歲出緡錢數十萬以假民長吏十取其一謂之率分錢歲至數百萬美獨不取未幾他郡有詣闕訴長吏受率分錢者皆命償之乾德五年移鎮滄州太平興國初來朝改左驍衛上將軍美獻都城西河曲灣果園二蔬圃六亭舍六十八餘區八年請老以本官致仕雍熙二年卒年六十八淳化初謚恭惠子守瑛至供備庫使孫士宗至內殿

承制士宗卒士禹為崇班士安至閣門祗候士宣為禮殿副使

郭守文并州太原人父暉仕漢為護聖軍使從周祖征河中戰死守文年十四居喪哀毀周祖憐之召隸帳下廣順初補左班殿直再遷東第二班副都知宋初遷西頭供奉官蜀平選知簡州時劔外多寇守文悉招來集附從潘美征嶺南會擒劉鋹遣守文馳傳告捷遷翰林副使從曹彬等平金陵護送李煜歸闕下時煜以拒命頗自歎不欲生見太祖守文察知之因謂煜曰國家止務恢復疆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

至之責耶煜心遂安改西京作坊使兼翰林司事俄從完進破并寇於關栢谷太平興國初秦州內附蕃部騷動命守文乘得撫諭西夏悅伏三年遷西上閣門使是夏汴水決于寧陵發宋亳丁壯四千五百塞之命守文董其役冬又與閣門副使王侁西入作副使石全振護塞靈河縣決河及征太原守文與判四方館事梁迥分護行營馬步軍會劉繼元降其弟繼文據代州依遼人之援以拒命遣守文討平之俄受詔護定州屯兵大破遼人於蒲城以功遷東上閣門使領澶州刺史召還擢拜內客省使八年滑州虜

村河決發卒塞之命守文董其役遼人擾雄州命守
文率禁兵數萬人赴援既至遼人遁去雍熙二年詔
守文率兵屯三交俄加領武州團練使屬夏人擾攘
命守文帥師討之破夏州鹽城鎮炭羅臆等十四族
斬首數千級俘獲生畜萬計又破咩族殲焉諸部
畏懼相率來降凡銀麟夏三州歸附者百二十五族
萬六千餘戶西鄙遂寧五年春大舉北伐為幽州道
行營前軍步軍水陸都監年與遼人遇為流矢所中
氣色不撓督戰益急軍中服其量會大軍不利坐違
詔逗遛退軍左遷右屯衛大將軍事具曹彬傳明年

復舊職裁三月拜宣徽北院使又與田欽祚並為北
面排陣使屯鎮州端拱初改南院使鎮州路都部署
又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兼鎮定高陽關兩路排陣使
是冬遼騎南侵大破之唐河端拱三年十月卒年五
十五太宗悼惜之贈侍中謚忠武追封譙王遣中使
護喪歸葬京師守文沈厚有謀略頗知書每朝退習
書百行出言溫雅未嘗忤人意先是將臣戍邊者多
致寇以邀戰功河朔諸州殆無寧歲既敗岐溝關乃
命守文以內職總兵鎮常山以經略之守文既喪凡
餘中使自北邊來言守文死軍士皆流涕帝問何以

得此對曰守文得奉祿賜賚悉犒勞士卒死之日家無餘財帝嗟嘆久之賜其家錢五百萬為真宗納其女為夫人即章穆皇后也子崇德至太子中舍崇信至西京左藏庫使同知皇城司贈福州觀察使崇儼至崇儀使全州刺史贈潤州觀察使諸司使無廢朝贈官之例崇信崇儼咸以后兄故特示優禮崇德子承壽至虞部員外郎天禧五年錄承壽子若水為太常寺奉禮郎崇仁為解州團練使

尹崇珂秦州天水人後徙居大名父延勛歷磁同滌三州刺史崇珂初事周世宗松藩邸以謹厚稱及即

位補東西班都知從戰高平有勞績遷本班副點檢從征淮南遷都虞候轉都指揮使改殿前都指揮使宋初出為淄州刺史有善政民詣闕請刻石頌德太祖命殿中侍御史李穆撰文賜之討湖南為行營前軍馬軍都指揮使荆湘平授朗州團練使又與潘美丁德裕克郴州乾德中征嶺表以崇珂為行營馬步軍副都署克廣州擒劉鋹即日詔與潘美同知廣州兼市舶轉運等使錄功遷保信軍節度未幾南漢開府樂範容州都指揮使鄧存忠韶州賊帥周思曠春恩道都指揮使麥漢瓊等據五州之地以叛崇珂討

之太祖遣中使李神祐督戰數月盡平其黨還治所
六年卒年四十二贈侍中遣中使護其喪歸葬洛陽
以其子昭吉弟崇珪並為西京作坊使昭吉領會州
刺史崇珪領歙州刺史初太宗在周朝娶崇珂妹追
謚淑德皇后昭吉至洛苑使次子昭輯至供奉官閣
門祗候

劉廷讓字光乂其先涿州范陽人曾祖仁恭唐盧龍
軍節度祖守文襲滄州盧彥威遂據其城昭宗授以
節鉞後其弟守光囚父仁恭守文舉兵討之軍敗為
守光所殺廷讓與其父延進避難南奔少有膂力周

祖鎮鄴以諫帳下廣順初補內殿直押班累遷龍捷
都校從世宗征淮南以功領雷州刺史再遷浩州團
練使領鐵騎右廂宋初轉江州防禦使領龍捷右廂
從征李筠為行營先鋒使建隆二年改侍衛馬軍都
指揮使領江寧軍節度乾德二年春詔領兵赴潞州
以備弁寇冬興師伐蜀為四川行營前軍兵馬副都
部署率禁兵步騎萬人諸州兵萬人由歸州進討入
其境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砦獲蜀將南光海等五
千餘人擒戰權都指揮使衆德宏等千二百人奪戰
艦二百餘艘又獲水軍三千人因度南岸斬三千餘

級初夔州有鑠江為浮梁上設散棚三重夾江列礮
具廷讓等將行太祖以地圖示之指鑠江曰我軍至
此泝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
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懼夾攻取之必矣及
師至距鑠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其橋復牽舟而
上破州城守將高彥儔自焚悉如太祖計遂進克萬
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下明年正月次遂州州將
陳愈率吏民來降盡出府庫金帛以給將士初出師
也太祖命之曰所得郡縣當傾帑藏為朕賞戰士國
家所取唯土疆爾故人皆效命所至成功蜀平王全

斌等皆坐縱部下掠太守子女玉帛及納賄賂左降惟
廷讓秋毫無犯及全師雄等作亂郡縣相應寇盜逢融
起廷讓又與曹彬破之以功改領鎮安軍節度從征
太原開寶六年出為鎮寧軍節度太平興國二年入
為右驍衛上將軍雍熙三年曹彬敗於岐溝關諸將
失律多坐黜免既而契丹擾邊時議邊將無愜上意
者時廷讓與宋偓張永德並罷節鎮在環列帝欲令
擊契丹自效乃遣分守邊郡以廷讓知雄州又徙瀛
州兵馬都部署是冬契丹數萬騎來侵廷讓與戰君
子館時天大寒兵士弓弩皆不能殼契丹圍廷讓數

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為後殿緩急為援至是繼隆退保樂壽廷讓一軍皆沒死者數萬人僅以數騎獲免先鋒將賀令圖揚重進皆陷於契丹自是河朔戍兵無鬪志又科鄉民為兵以守城皆未習戰鬪契丹遂長驅而入陷深祁德數州殺官吏俘士民所在輦金帛而去博魏之北民尤苦馬太宗聞之下哀痛之詔初廷讓詣闕待罪太宗知為李繼隆所誤不之責四年復命代張永德知雄州無兵馬部署是秋以疾聞帝遣內醫診視因一言求歸京師不俟報迺離屯所帝怒下御史按問徹具下詔曰右驍衛上將

軍劉廷讓朕以其宿舊存重軍政擢自環尹付之成師俾控邊關式防寇釁而乃以病為解不俟報命委棄戎重假裝上道矧萬族所集實制於中權列燧相望或虞於外侮事機一失咎責安歸有司議刑當在不赦錄其素效特從寬典可削奪在身官爵配隸者州又黜其子如京使永德為濠州團練副使崇儀副使永和為唐州刺史廷讓既黜怏怏不食行至華州卒年五十九帝錄其舊勳贈太師子永德至內殿崇班永恭至西京作坊副使永和為內殿承制永錫至崇班永保永昌永規並至閣門祗候永崇為崇班永

寧及孫允忠並為閣門祗候

袁繼忠其先振武人後從并州父進仕周為階州防禦使繼忠以父任補右班殿直太祖平澤潞討并汾悉預攻戰乾德中征蜀韓大將劉廷讓麾下既克蜀知雲安軍匿嘉蜀二州監軍閻寶中伐廣南為先鋒壕砦廣南軍以功遷供奉官護隰州白壁關屯兵時河東拒命繼忠累入其境破三砦擒將校二人得生口馬牛羊鎧仗踰萬計近戍主將懼無功受譴以誠告繼忠繼忠以所獲分與之遂與都巡檢郭進略地忻代州改天平軍巡撫太宗即位以為閣門祗候令

擊梅山洞賊破之又巡邊部於唐龍鎮太宗征太原繼忠預破鷹揚軍先登陷陣契丹入代境繼忠率兵擊走之以功遷通事合人護高陽關屯兵與崔彥進破契丹長城口殺獲數萬衆璽書褒美時有勸繼忠自論其功者繼忠不答會趙保忠來朝獻其地綏州刺史李克憲偃蹇不奉詔遣繼忠諭旨竟率克憲入朝遷西上閣門副使詔與田仁朗率兵定河西諸州大破西人於葭蘆州遷引進副使護定州屯兵雍熙二年遷西上閣門使三年大將田重進征契丹命繼忠為定州路行營馬步軍都監領師取飛狐下靈

丘平蔚州擒其帥大鵬翼以獻事見重進傳師還繼
忠為後殿行列甚整至定州重進欲斬降卒後期至
者繼忠諭以殺降不祥皆救免之遷判四方館事領
播州刺史護屯兵如故大將李繼隆以易州靜塞騎
兵尤驍果取隸麾下留其妻子城中繼忠言於繼隆
曰此精卒止可守城萬一敵至城中誰與捍者繼隆
不從既而契丹入寇城陷卒妻子皆為所俘繼隆疑
此卒怨已欲分隸諸軍繼忠曰不可但奏升其軍額
優以廩給使之盡節可也從之衆皆感悅繼忠因自
請以隸麾下會契丹騎大至駐唐河北諸將欲堅壁

待之繼忠曰今疆敵在近城中屯重兵不能剪滅令
長驅深入侵略他郡雖欲謀自安之計豈折衝禦侮
之用乎我將身先士卒死於寇矣辭氣慷慨衆壯之
靜塞軍摧鋒先入契丹兵大潰太宗聞之降璽書獎
諭賜予甚厚淳化初遷引進使護鎮定高陽關兩路
屯兵三年被病召赴闕卒年五十五繼忠長厚忠謹
士大夫多與遊前後賜賚鉅萬計悉以犒賞士卒身
死之日家無餘財搢紳稱之子用成雍熙初登進士
第至太常博士

崔彥進大名人純質有膽畧善騎射漢乾祐中隸周

祖帳下廣順初補衛士世宗鎮澶淵令領禁兵以從
顯德初為控鶴指揮使從征淮南以功遷散員都虞
候從平瓦橋關改東西班指揮使領昭州刺史宋初
改控鶴右廂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征李筠為先鋒
部署以功遷常州防禦使從平李重進改虎捷右廂
建隆二年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大
舉伐蜀為鳳州路行營前軍副都部署蜀平生縱部
下畧玉帛子女及諸不法事左遷昭化軍節度觀察
留後太祖郊祀西洛彥進來朝授彰信軍節度大平
興國二年移鎮河陽四年正月遣將征太原分命攻

城以彥進與郢州防禦使尹勲攻其東彰德軍節度
李漢瓊冀州刺史牛思進攻其南桂州觀察使曹翰
翰林使杜彥圭攻其西彰信軍節度劉遇光州刺史
史珪攻其北彥進督戰甚急太祖嘉之晉陽平從征
幽州又與內供奉官江守鈞率兵攻城之西北及班
師詔彥進與西上閣門副使薛繼興閣門祗候李守
斌領兵屯關南以功加檢校太尉是秋契丹侵遂城
彥進與劉廷翰崔翰等擊破之斬首萬級五年車駕
北巡以彥進為關南都部署敗契丹於唐興口雍熙
三年正月命將北伐分兵三路詔彥進為幽州道行

營馬步軍水陸副都部署與曹彬米信出雄州大軍
失利彥進坐違彬節制別道回軍爲敵所敗召還貶
右武衛上將軍事具彬傳四年春授保靜軍節度端
拱元年被病召歸闕卒年六十七贈侍中彥進頗立
戰功然好聚財貨所至無善政後諸子弟爭家有
司攝治太宗召見爲決之謂左右曰此細務朕不宜
親臨但以彥進嘗任節制不欲令其子辱於父耳子
懷遵至內殿崇班懷清至崇儀副使懷遵子上賢娶
鎮王女崇安縣主懷清子從湜娶岐王女永壽縣主
爲西京左藏庫副使後坐事除名

張廷翰澤州陵川人初爲漢祖親校漢祖入汴補內
殿直遷東西班軍使周初改護聖指揮使從世宗平
淮甸以功遷鐵騎右第二軍都虞候顯德末改殿前
散都頭都虞候宋初權爲鐵騎左第二軍都校領開
州刺史從平揚州又以功遷控鶴左廂都指揮使領
果州團練使未幾轉龍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春州團
練使乾德中興師伐蜀以廷翰爲歸州路行營馬軍
都指揮使隨劉廷讓由歸州路進討師次夔州廷讓
頓兵白帝廟西俄而夔州監軍武守謙率所部來拒
戰廷翰引兵逆擊敗之於豬頭鋪乘勝拔其城蜀平

授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領彰國軍節度開寶二年寢疾太祖親臨問未幾卒年五十三贈侍中

皇甫繼明冀州蓆人父濟汾川令繼明身長七尺善騎射以膂力聞郡中刺史張廷翰以隸左右薦於太祖補殿前指揮使歷左右番押班都知太宗即位累遷至捧日軍都指揮使領檀州刺史太平興國七年坐秦王廷美事出爲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雍熙三年召入爲馬步軍副都軍頭四年復爲捧日右廂第二軍都指揮使領澶州刺史田重進北征繼明爲前鋒以功加馬步軍都軍頭端拱二年轉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領羅州防禦使即日命副高瓊爲并代部署淳化二年又副范廷召爲平虜橋砦兵馬都部署改高陽關部署至道元年改領洋州觀察使堯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繼明謹愿御下嚴肅士卒頗畏憚之二年受詔護送輜重赴靈州繼明已先約靈州部署田紹斌率軍迎接適被病裨將白守榮謂繼明曰君疾甚不可行恐失期會守榮當率兵先往繼明宿將慮守榮等輕佻與戎人接戰因謂之曰我疾少間遂矍鑠被甲上馬強行至清遠軍卒年六十三詔贈彰武軍節度遷其子懷信爲供奉官

張瓊大名館陶人世為牙中軍瓊少有勇力善射隸
太祖帳下周顯德中太祖從世宗南征擊十八里灘
砦為戰艦所圍一人甲盾鼓譟而前眾莫敢當太祖
命瓊射之一發而踏淮人遂却及攻壽春太祖乘皮
船入城濠城上車弩遽發矢大如椽瓊亟以身蔽太
祖矢中瓊股死而復蘇鏃著髀骨堅不可拔瓊索杯
酒滿飲破骨出之血流數升神色自若太祖壯之及
即位擢典禁軍累遷內外馬步軍都軍頭領愛州刺
史數日太宗自殿前都虞候尹開封太祖曰殿前衛
士如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瓊不能統制即命瓊代為

都虞候遷嘉州防禦使瓊性暴無機多所凌轢時史
珪石漢卿方用事瓊輕侮之目為巫媪二人銜之切
齒發瓊擅乘官馬納李筠隸僕首部曲百餘人恣作
威福禁軍皆懼又誣毀太宗為殿前都虞候時事建
隆四年秋郊裡制下方欲肅靜京師乃召訊瓊瓊不
伏太祖怒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搗亂下氣垂絕曳出
遂下御史案鞫之瓊知不免行至明德門解所繫帶
以遺母獄具賜死於城西井亭太祖旋聞家無餘財
止有僕三人甚悔之因責漢卿曰汝言瓊有僕百人
今何在漢卿曰瓊所養者一敵百耳太祖遂優恤其

家以其子尚幼乃擢其兄進為龍捷副指揮使
論曰崔彥進與王全斌征蜀贖貨殺降以致蜀亂惟
劉廷讓一軍秋毫無犯紀律嚴否於斯別矣尹崇珂
斤斤謹厚臨淄攻守之績嶺嶠廓清之勞至於瘁事
皇甫繼明力疾以護軍行純誠勇節皆足嘉尚張廷
翰西征未覩奇效張美雖稱幹敏而初有自愧之行
郭守文敦詩閱禮輕財好施慎保封疆士卒樂用終
以勲舊蒙眷聯姻戚里宋初諸將要終而論臧否異
趣何昭昭若是哉

列傳卷第十八

列傳卷第十九

宋史二百六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勳臣曹某

勅修

曹翰

楊信

弟嗣

党進

李漢瓊

劉遇

李懷忠

米信

田重進

劉廷翰

崔翰

曹翰大名人少為郡小吏好使氣陵人不為鄉里所
譽乾祐初周太祖鎮鄴與語奇之以隸世宗帳下世
宗鎮澶淵署為牙校入尹開封留翰在鎮會太祖寢
疾翰不俟召歸見世宗密謂曰主上不豫王為冢嗣

不待醫藥而卒事於外廷失天下望世宗悟即入侍
以府事屬翰總決及世宗即位補供奉官從征高平
參謀畫尋遷樞密承旨護塞夫河世宗征淮南留
鎧甲千數在正陽既而得甲辛八百部送歸京師時
翰適從京師來詣過正陽十數里許遇之慮劫兵器
為叛矯殺之及見世宗具言其事世宗不悅翰曰賊
以困歸我非心服也所得鎧甲盡在正陽苟為所劫
是復生一淮南矣因下之罪從征瓦橋關會班師留
知碓州世宗大漸諭范質等以王老為相翰為宣徽
使質以嗜嗜酒翰飾詐而中並寢之改德州刺史宋

初從征澤潞還改濟州刺史乾德二年太祖親征西
蜀移剌均州間谷深險翰令鑿石通道師旋以濟詔
燕西南諸州轉運使自石門徑趨歸州餉運不乏由
是萬人會王全斌軍成都以平時全師雄擁衆十萬
餘據郫縣叛謀窺成都翰率兵會劉光毅曹彬等討
平之未幾軍校呂翰殺武懷節據嘉州以叛翰及諸
將奪其城謀知賊約三鼓復來以翰戒知更使緩向
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因而破之劔南遂平師還
遷蔡州團練使開寶二年從征太原復為行營都壕
若使既班師會河決澶州令翰董其役翰出銀器助

役況所乘白馬以祭復決陽武再護役皆有成績將
征江南命翰率兵先赴荆南改行營先鋒使進克池
州金陵平江州軍校胡德牙將宋德明據城拒命翰
率兵攻之凡五月而陷屠城無噍類殺兵八百所略
金帛以億萬計偽言欲致廬山東林寺鐵羅漢像五
百頭於京師因調巨艦百艘載所得以歸錄功遷桂
州觀察使判潁州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為攻城
南面都部署與崔彥進李漢瓊劉遇二節度分部攻
城翰攻東北而劉遇攻西北與劉繼元直城尤險固
遇欲與翰易處翰言觀察使班次下當部東北遇堅

欲易之數日不決上慮諸將不協遣諭翰曰卿智勇
無雙西北面非卿不能當也翰乃奉詔築土山瞰城
中數日而就繼元甚恐軍中乏水城西十餘里谷中
有娘子廟翰往禱之穿渠得水人馬以給又從征幽
州率所部攻城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翰謂諸將
曰蟹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將至不可進
援之象况蟹者解也其班師乎已而果驗五年從幸
大名拜威塞軍節度仍判潁州復命為幽州行營都
部署詔督役開南河自雄達莫以通漕運議築大隄
以捍之翰遣徒數萬伐巨木於漢境遣騎五授五色

旗爲斥候前遇丘陵水澤寇賊煙火則各舉其旗以爲應又起烽燧于境上敵疑不敢近塞得巨木數萬以濟用訖事歸鎮翰在郡歲久征歛苛酷政因以弛上以其有功每優容之會汝陰令孫崇望詣闕訴翰私市兵器所爲多不法詔遣御史滕中正乘傳鞠之獄具當棄市上貸其罪削官爵流錮登州雍熙二年起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分司西京四年召入爲左千牛衛上將軍賜錢五百萬白金五千兩淳化三年卒年六十九贈太尉上命遷其四子守謙守能守節守貴官其六子守讓守贄守澄守恩守英守吉皆補殿

直翰陰狡多智數好夸誕貪冒貨賂飲酒至數斗不亂每奉事上前雖數十條皆默識不少差嘗作退將詩曰曾因國難披金甲耻爲家貧賣寶刀翰直禁日因語及之上憫其意故有銀錢之賜咸平元年賜謚武毅

楊信瀛州人初名義顯德中隸太祖麾下爲裨校宋初權內外馬步軍副都軍頭建隆二年領賀州刺史改鐵騎控鶴都指揮使遷殿前都虞候領漢州防禦使乾德初親郊爲儀仗都部署四年信病瘖上幸其第賜錢二百萬五年改靜江軍節度開寶二年散指

揮都知杜廷進等將為不軌謀泄夜啓玄武門召信
逮捕遲明十九人皆獲上親訊而誅之六年遷殿前
都指揮使改領建武軍節度太祖嘗令御龍直習水
戰於後池有鼓譟聲信居玄武門外聞之遽入服皂
綈袍以見上謂曰吾教水戰爾非有他也出上目送
之謂左右曰真忠臣也九年授義成軍節度太平興
國二年改鎮寧軍並領殿前都指揮使三年春以瘍
疾在告俄卒贈侍中信雖瘖疾而質實自將善部分
士卒指顧申儆動有紀律故見信任而終始無疑焉
有童奴田王者能以揣度其意每上前奏事及與賓客

談論或指揮部下必迴顧王書堂為字玉因直達其
意無失信未死前一日瘖疾忽愈上聞而駭之遽幸
其第信自言遭遇兩朝恩寵隆厚叙謝感慨涕泗橫
集上加慰勉錫賚有差信弟嗣濟嗣建隆初以信薦
為殿直三遷崇儀副使大山軍監軍雍熙四年就命
知軍事代還以吏民借留再任俄遷高陽關戰權都
監淳化二年改知保州門無私謁轉運使言其治狀
優遷威虜軍改崇儀使與曹思進同為靜戎軍保州
長城蒲城緣邊都巡檢使改如京使再知保州有戰
功真宗即位加洛苑使咸平初領獎州刺史三年與

敵人戰於庶良斬首二千經獲戰馬輜重甚衆以功
真拜保州刺史召還補本州團練使時楊延昭方為
刺史嗣言嘗與延昭同官駮居首下不可領守舊官
上嘉其讓乃遷延昭官嗣與延昭之居其邊俱以善
戰聞時謂之二楊謂以武久治郡不屑細務又兼領
巡徼在郡日少城堦圯壞有未嘗者詔供備庫副使
趙彬代之改深州團練都巡檢使兼保州鈐轄五年
邊人寇保州嗣與楊延昭禦之部伍不整為所襲士
馬多亡失代還特宥其罪明年但公防秋之策條陳北
面利害以其練達邊事出為鎮守使高陽關三路後陣

鈐轄移定州副都部署留其家京師假官第以居景
德初改鎮州路副都部署上以嗣老年總軍政慮有
廢闕旋命代之連為趙貝深三州部署大中祥符五
年復出為天雄軍副都部署六年以左龍武大將軍
致仕明年卒年八十一一錄其子承憲為侍禁替稍知
書無異能以兄故得掌禁旅累資朝著至牧守焉
克進朔州馬邑人給事魏帥杜重威重威愛其淳
謹及壯猶令與距雜侍重威敗進以督力禁軍伍
周廣順初補散指揮伊累遠鐵騎者虞候宋初轉本
軍都校領欽州刺史遷為安軍副都軍頭領虔州團

練使改虜捷右廟都指揮使領睦州防禦使建隆二年改領閬州乾德初改龍捷左廟都虞候領利州觀察使後四年權安軍社審壇卒命進代領其務五年領彰信軍節度無侍衛安軍都指揮使開寶元年將征太原以進將河東行營前軍開寶二年太祖師臨晉陽置砦四面命進主其東偏師未成列太原驛將楊業領突騎數百來犯進奮身從數人逐業業急入隍中會援兵至緣繯入城獲免上激賞之六年改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鎮安軍節度九年又命將河東行營兵征太原入其境敗太原軍于城北太祖崩召

還太平興國二年山為忠武軍節度在鎮歲餘一日自外歸有大蛇卧榻上寢衣中進怒烹食之遇疾卒年五十一贈侍中進出戎行形貌魁岸居常恂恂每擐甲胄毛髮皆豎進名進自稱曰暉人問之則曰吾欲從吾便耳先是禁中軍校自都虞候已上悉書所掌兵數於挺上如笏記焉太祖一日問進所掌幾何進不識字但舉挺以示於上曰盡在是矣上以其朴直益厚之嘗受詔巡京師閭里間有畜養禽獸者見必取而縱之罵曰買肉不將供父母反以飼禽獸乎太宗嘗令親吏臂鷹雛于市進亟欲放之吏曰此晉

王鷹也進乃戒之曰汝謹養視小民傳以爲笑其變詐又如此杜重威子孫有貧困者進分月俸給之士大夫或有愧焉子崇義閑廐使崇貴閤門祗候

李漢瓊河南洛陽人曾祖裕祁州刺史漢瓊體質魁岸有膂力晉末補西班衛士遷內殿直周顯德中從征淮南先登遷龍旗直副都知改左射指揮使宋初再遷鐵騎第二軍都校領饒州刺史遷控鶴左廂都校領瀘州刺史改澄州團練使轉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融州防禦使遷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洮州觀察使王師征江南命領行營騎軍兼戰櫂左廂都指揮

役自蘄春攻岐口砦斬首數千級獲樓船數百艘沿流授池州破銅陵取當塗作浮梁於牛渚以濟大軍分圍金陵率所部度秦淮取巨艦實葦其中縱火攻其水砦拔之江南平以功領振武軍節度太平興國二年出爲彰德軍節度四年太宗親征太原攻城都部署漢瓊與牛思進主攻城南偏漢瓊先登矢集其腦併中指傷甚猶力疾戰上召至幄殿賜良藥以慰勞之先是攻城者以牛革冒木上士卒蒙之而進謂之洞子上欲幸其中以勞士卒漢瓊極諫以爲矢石之下非萬乘之尊所宜輕往上乃止太原平改鎮

州兵馬鈐轄契丹數萬騎寇中山漢瓊與戰于蒲城大敗之逐至遂城俘斬萬計加檢校太尉車駕幸太名漢瓊上謁陳邊事稱旨命為滄州都部署加賜戰馬金甲寶劔戎具以寵之六年以病還京賜白金萬兩月餘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漢瓊性木彊使酒難近然善戰有功無子弟漢贇漢彬太平興國初漢贇補供奉官嘗監高陽關平戎軍乘傳衢婺二州捕劇賊程白眉數十人悉殲焉累仕崇儀使知寧州大中祥符七年卒漢彬至禮賓副使

劉遇滄州清池人少魁梧有膂力周祖鎮大名隸帳

下廣順初補控鶴都頭改副指揮使宋初遷御馬直指揮使俄領漢州刺史改領眉州累遷控鶴右廂都指揮使領瓊州團練使從征太原以功遷虎捷右廂改領蔚州防禦使開寶六年轉侍衛步軍都虞候領洮州觀察使征江南領步軍戰擢都指揮使時吳兵三萬屯皖口遇會諸路兵破之擒其將朱令贇王暉等獲戎器數萬金陵以平錄功加領大同軍節度車駕雩祀西洛命率禁衛以從太平興國二年出為彰信軍節度四年征太原與史珪攻城北面平之進攻范陽師還坐所部失律責授宿州觀察使五年從幸

大名復保靜軍節度幽州行營都部署護築保州威
虜靜戎平塞長城五城八年徙鎮滑州晨興方對客
足有灸瘡痛其醫謂火毒未去故痛不止遇即解衣
取刀割瘡至骨曰火毒去矣談笑如常時旬餘乃差
遇性淳謹待士有禮尤善射太宗待之甚厚雍熙二
年卒年六十六贈侍中歸葬京師

李懷忠涿州范陽人初名懷義太祖掌禁兵時隸帳
下爲散都頭累遷殿前都指揮使都虞候領開州刺
史乾德中授東西班都指揮使改領富州開寶中從
太祖征晉陽累月未下會盛暑欲班師以休息士卒

懷忠謂賊嬰孤城內無儲峙外無援兵其勢危困若
急攻之破在旦夕臣願奮銳爲士卒先會大勦戰不
利懷忠中流矢力疾戰益奮還授散指揮使遷富州
團練使改日騎左右廂都指揮使上幸西京愛其地
形勢得天下中正有留都之意懷忠乘間進曰東京
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禁衛數十萬人
仰給於此帑藏重兵皆在焉根本安固已久一旦
欲遷徙臣實未見其利上嘉納之太宗即位改領太
州防禦使稍遷侍衛將軍都虞候領大同軍節度三
年改步軍都指揮使五月卒贈侍中錄其子紹宗等

三人為供奉官大年祥符三年又錄其子德鈞為借職

米信舊名海進本溪族少勇悍以善射聞周祖即位
隸護聖軍從世宗征高平以功遷龍捷散都頭太祖
總禁兵以信隸麾下得給使左右遂委心焉改名信
著牙校及即位補殿前指揮使遷直長平揚州日信
執弓矢侍上側有游騎將迫乘輿射之一發而斃遷
內殿直指指揮使開寶元年改殿前指揮使領滁州刺史
史太宗即位轉散都頭指揮使繼領高州團練使太
平興國三年遷領滁州觀察使四年征太原命為行

營馬步軍指揮使與田重進分督二營諸軍并人潛
師來犯信擊敗之殺其將裴正并州平遂移兵攻范
陽師運以功擢保順軍節度使時信族屬多在塞外
會其兄子全自朔州奮身來歸召見俾乘傳詣代州
伺間迎致其親屬發勁卒護送之既而全宿留踰年
邊境斥候嚴竟不能致信慷慨嘆曰吾聞忠孝不兩
立方思以身徇國安能復顧親戚哉比望號慟戒子
姪勿復言五年命與郭守贊等同護定州屯兵六年
秋遷定州駐泊部署八年改領彰化軍節度使雍熙
三年征幽薊命信為幽州西北道行營馬步軍都部

署敗契丹于新城契丹率衆復來戰王師稍却信獨以麾下龍衛卒三百禦敵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信射中數人麾下士多死會暮信持大刀率從騎大呼殺數十人敵遂小却信以百餘騎突圍得免坐失律議當死詔特原之責授右屯衛大將軍明年復授彰武軍節度端拱初詔置方田以信為邢州兵馬都部署以監之二年改鎮橫海軍信不知書所為多暴橫上命何承矩為之副以決州事及承矩領護屯田信遂專恣不法軍入宴犒甚薄嘗私市絹附工計吏稱官物以免關征上廉知之四年召為右屯衛上將軍

明年判左右金吾街仗事未踰月吏以無罪被捶撻者甚衆強市人物妻死買地營塋妄發居民冢墓家奴陳贊老病箠之致死為其家人所告下御史鞠之信具伏獄未上而卒年六十七贈橫海軍節度子繼豐內殿崇班閣門祗候

田重進幽州人形質竒偉有武力周顯德中應募為卒隸太祖麾下從征契丹至陳橋還遷御馬軍使積功至襄州刺史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還錄功擢為天德軍節度使六年改侍衛步軍指揮使八年改領靜難軍節度使九年河決滑州韓昉村重進總護

其役以劉吉為之副河遂塞雍熙中出師北征重進
率兵傅飛狐城下用袁繼忠計伏兵飛狐南口擒契
丹驍將大鵬翼及其監軍馬贊副將何萬通并渤海
軍三十餘人斬首數千級俘獲以萬計逐北四十里
連下飛狐靈州等城進攻蔚州其牙校李存璋等殺
首師蕭瑁理執耿紹忠率吏民來附會曹彬之師不
利乃命重進董師駐定州遷定州駐泊兵馬都部署
三年率師入遼境攻下岐溝關殺守城兵千餘及獲
牛馬輜重以還四年春改彰信軍節度厚化二年改
真定尹成德軍節度未幾移京兆尹永興軍節度五

年改知延州復還鎮至道三年卒年六十九贈侍中
重進不事學太宗居藩邸時愛其忠勇嘗遺以酒炙
不受使者曰此晉王賜也何為不受重進曰為我謝
晉王我知有天子爾卒不受上知其忠朴故終始委
遇焉子守信六宅使守吉閤門祇候

劉廷翰開封浚儀人父紹隱後唐末隸兵籍晉天福
中以隊長戍魏博范延光反紹隱力戰死焉周世宗
鎮澶淵廷翰以膂力隸帳下即位補殿前指揮使累
從征伐以戰功再遷至散指揮第一直都知宋初預
平上黨維揚遷鐵騎都指揮使領蕪州刺史太宗即

宋史列傳卷第九十一
位遷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遷雲州觀察使
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領鎮州駐泊都鈐轄太宗
北伐既班師上以邊備在於得人乃命廷翰李漢瓊
率兵屯真定崔彥進屯閔南崔翰屯定州冬契丹果
縱兵南侵廷翰先陣於徐河彥進率師出黑蘆堤北
銜枚躡契丹後崔翰漢瓊兵繼至合擊之大敗其衆
於蒲城廷翰以功領大同軍節度殿前都虞候八年
改領彰信軍節度雍熙四年春改鎮滑邢端拱中鎮
州駐泊馬步軍都部署郭守文卒上特命廷翰代之
淳化三年改大名尹天雄軍節度三年以病求解官

還闕上親臨問賜資有加未幾卒年七十贈侍中廷
翰自衛士至上將頗以武勇自任寬厚容衆雖不事
威嚴而長於御下為殿前都指揮使入朝常行衆中
每歷宮殿門少識之者嘗與郊祀恩當追封三世廷
翰少孤其大父以上皆不逮事忘其家諱上為撰名
親書賜之子贊元官苑使澄州刺史贊明皇城使勤
州團練使

崔翰字仲文京兆萬年人少有大志風姿偉秀太祖
見而竒之以隸麾下從周世宗征淮南平壽春取閔
南以功補軍使宋初遷御馬直副指揮使從征澤潞

開寶初遷河東降民以實陝西地晉人勇悍多習武
藝命翰差擇之及閱試河北鎮兵取其驍果者以分
配天武兩軍九年領端州刺史太宗即位進本州團
練使太平興國二年秋講武於西郊時殿前都指揮
使楊信病瘖命翰代之翰分布士伍南北綿亘二十
里建五色旗號令將卒望其所舉以為進退六師周
旋如一上御臺臨觀大悅以藩邸時金帶賜之謂左
右曰晉朝之將必無如崔翰者四年從征太原命總
侍衛馬步諸軍率先攻城流矢中其頰神色不變督
戰益急上即軍帳撫問之太原平時上將有事幽薊

諸將以為晉陽之役師罷餉匱劉繼元降嘗資旦未
給遽有平燕之議不敢言翰獨奏曰所當乘者勢也
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上謂然定議北伐既而班師
命諸將整服以還至金臺驛大軍南向而潰上令翰
率衛兵千餘止之翰請單騎往至則諭以師律衆徐
以定不戮一人既復命上喜因命知定州得以便宜
從事緣邊諸軍並受節制軍市租儲得以專用冬契
丹兵數萬寇蒲城翰會李漢瓊兵於徐河河陽節度
崔彥進兵自高陽關繼至因合擊之契丹投西山坑
谷中死者不可勝計俘馘數萬所獲他物又十倍焉

以功擢武泰軍節度使初劉繼元降上命翰往撫慰
得略無得出城時秦王廷美以數十騎將冒禁出翰
呵止之至是構於上明年夏出為感德軍節度使至
鎮時盜賊充斥翰誘其渠魁或以禍福群盜感悟散
歸農畝境內肅然雍熙二年移知滑州三年北伐不
和上追念徐河之功召翰為威虜軍行營兵馬都部
署四年春改鎮定以軍二年移鎮鎮安軍淳化三年
召還以疾留京師稍間入見上曰臣既以身許國不
願死於家得以馬革裹尸足矣上壯之復令赴鎮月
餘卒年六十三贈許中翰驍勇有謀所至多立功輕

財好施死之日家無餘貲晚年酷信釋氏子繼顯虞
部員外郎孫承業內殿承制閣門祗候承祐內殿崇
班

論曰自曹翰而下嘗任將帥居節鎮者凡十入其初
率由拳勇起家戎行雖不事問學而皆精白一心以
立事功始終匹休而無韓彭之禍者古制御保全之
有道也揚信以篤言重進以忠和劉禹以淳謹廷翰
以武勇補苴皆終始變遇而不替漢瓊雖木彊使酒
來信所為雖多暴橫竟進何何類懷姦詐懷忠論遷
秘昧大體然以征太原平江南戰徐河觀之皆不害

其為驍果也至於好謀善戰輕財好施所至立功則
未有優於曹翰崔翰者也然不可與古之良將同日
而語者崔之論奏平燕未免出於座爾而曹之殺降
卒屠江州則又過於忍者也君子謂功莫優於二子
而過亦首先於二子信矣

